

癸巳論語解
一

08
17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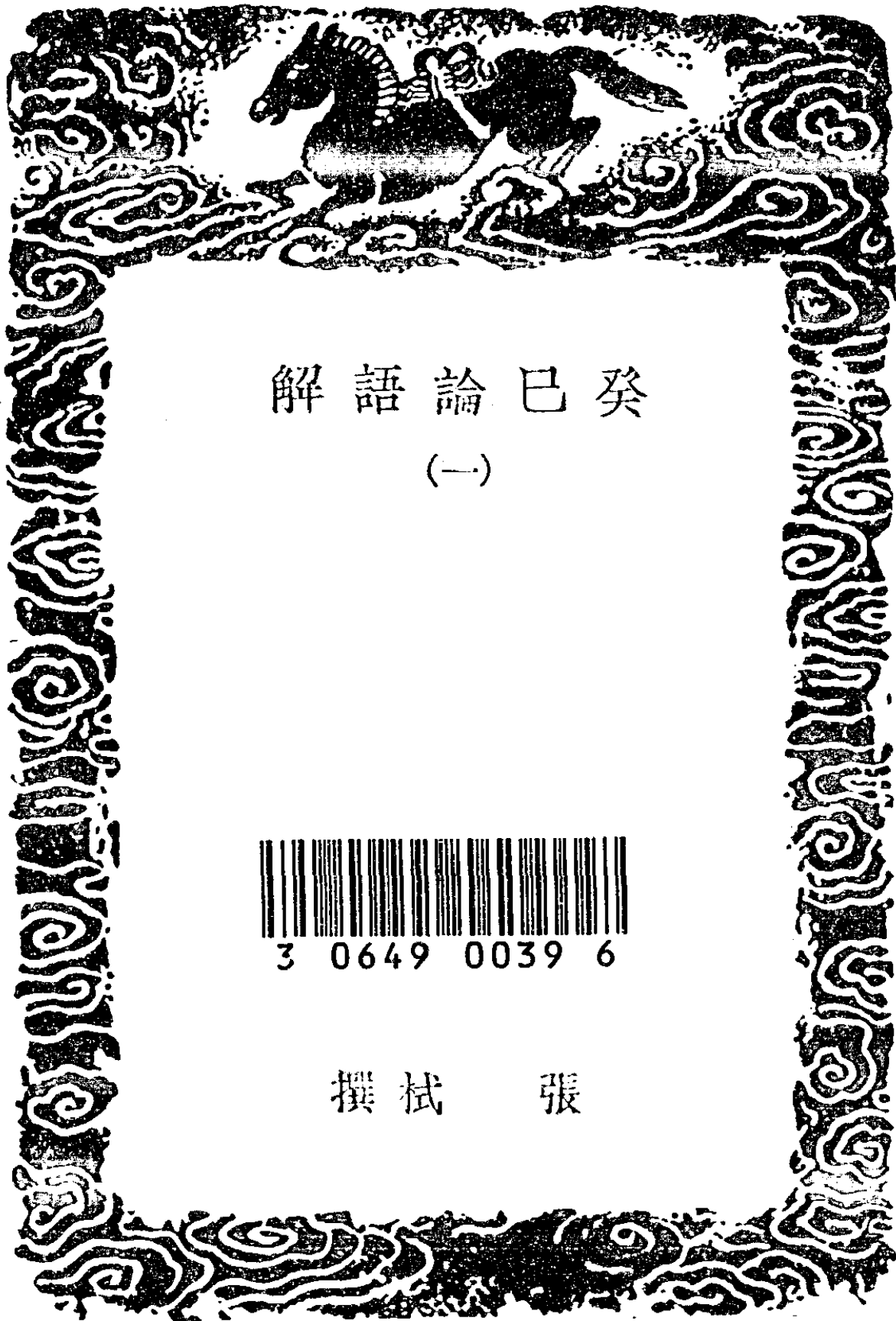


成 集 書 叢

編 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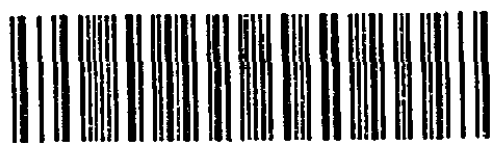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癸巳論語解

(一)



3 0649 0039 6

張 栻 撰

癸巳論語解

本館據學津討原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四庫全書提要

癸巳論語解十卷。宋張栻撰。其書成於乾道九年。是年歲在癸巳。故名曰癸巳論語解。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栻商訂此書之語。抉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合。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朱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反覆辨論。至於二百餘言。而後作論語集註。乃竟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栻說相同。蓋講學之家。於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間筆舌相攻。或不免於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共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以爲栻病。且二十三條之外。栻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而終同者。更不必執文集舊稿以朱子之說相難矣。

51049

085
1124
2:486

南軒先生癸巳論語解自序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蹟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始其始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閒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撻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埽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願拭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於篇首焉。乾道九年五月壬

癸巳論語解 自序

辰朔廣漢張枋序

癸巳論語解卷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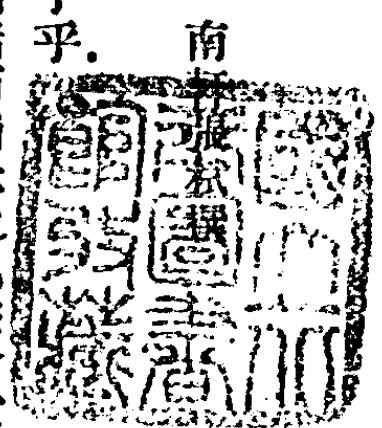
學而篇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貴於時習。程子曰。時復紬繹。浹洽於中也。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紬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浹洽於中。故說說者。油然而內。慊也。有朋自遠方來。則己之善得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己。講習相滋。其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雖然。朋來固可樂。而人不知亦不愠也。蓋爲仁在己。豈與乎人之知與不知乎。門人記此首章。不如是。則非所以爲君子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其爲人也孝弟。與孟子所言其爲人也寡欲。其爲人也多欲。立語同。蓋言人之資質有孝弟者。孝弟之人和順慈良。自然鮮好犯上。不好犯上。況有悖理亂常之事乎。君子務本。言君子之進德。每務其本。本立則其道生而不窮。孝弟乃爲仁之本。蓋仁者無不愛也。而莫先於事親從兄。人能於此盡其心。則夫仁民愛物。皆由是而生焉。故孝弟立則仁之道生。未有本不立而末舉者也。或以爲由孝弟可以至於



仁。然則孝弟與仁爲異體也。失其旨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何謂巧言令色？欲以悅人之觀聽者，其心如之何？故爲鮮矣仁。若夫君子之修身，謹於言辭，容色之閒，乃所以體當在己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爲人謀而有不忠，處於己者不盡也。與朋友交而不信，施於彼者不實也。傳而不習，則無以有諸躬。曾子以是三者自省焉，可謂爲己篤實之功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千乘之國，猶言治千乘之道也。敬事者，事無小大，一於敬也。信者，信於己也。一作不欺之也。節用者，爲之制度也。愛人者，無往而不存其愛也。使民以時，愛人者之先務也。於是五者之中，敬事而信，又其本也。蓋敬與信不立，則無適而可耳。以是五者爲先，王政之行，斯有序而四達矣。嗟乎！爲治而不本於此，則不得爲善治。蓋如木之有根，水之有源，有此而後三代之法度可得而興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仁，皆在己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以學文爲心，則非篤實爲己者矣。文，謂文藝之事。

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雖言爲弟爲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不外是也。此數首先之以孝弟。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爲本。推而達之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賢賢而敬見於色。事父母竭其力之所至。事君不敢有其身。交朋友而言有信。是人也。可謂忠信篤實者矣。雖使其未學。而其所行固學之事也。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以所貴乎學者。在此而不在彼。欲使學者務其本也。此章首言賢賢易色。夫能親賢。則固學之先務也。不曰不學。而曰未學。辭蓋涵蓄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學人重爲先。重者。視聽言動之際。不敢以易也。夫然。故暴慢遠而德性尊。其思必專。其行必果。其守必篤。學之所以固也。不然。則無以持其外。而非心易以入。雖得之。必失之。主忠信。主字有力。蓋斯須而不忠信。則思慮言行皆無所據依。同於無物也。主乎忠信。則立於實地。德所以進也。無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不但取其如己者。又當友其勝己者。以友天下之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此取友之道也。若友不如己者。則足以惰志而害德矣。過則勿憚改。見過則改也。人所以不能改過者。以其憚之。故勿憚。則其改過也速矣。夫重者。嚴於外者也。忠信者。存乎中者也。存乎中。所以制其外。嚴於外。所以保其中也。而資友以輔之。改過以成之。君子之學。不越於是而已矣。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非獨不忽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忘之謂，久而篤之也。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人之視效而作興，其有不趨於厚乎？厚者，德之所聚而惡之所由消靡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和順積中，則英華發於外。而況於聖人乎？溫、良、恭、儉、讓，聖人之德容見於接人之際者。子貢亦可謂形容之至矣。想當時之人，望其儀形，固已盎然悅服。而況於聆其語言乎？夫子之求之也，其異乎人之求之與？言在他人則求而得之，在夫子則人自樂告，不卽人而人卽之也。雖然，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政於夫子者，何與？蓋見聖人之儀形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卒不能授以政者，則以夫私欲害之之故也。程子曰：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人子有不得行其志者，志欲爲之，而有不得行焉，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憂者，亦可得而推矣。父沒，觀其行者，首於其居喪之際而觀之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他問也。或曰：如其非道之甚，則亦待三年乎？蓋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若悖理亂常之事，則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道，則固非悖理害常之事也。一本云：舊說謂父

在能觀其志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而繼述之。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段文理爲順。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尹氏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主乎敬。而其用則和。有敬而後有和。和者樂之所生也。禮樂必相須而成。故禮以和爲貴。先王之道。以此爲美。小大由之。而無不可行也。然而有所不行者。以其知和之爲貴。務於和而已。不能以禮節之。則其弊也流。故亦不可行也。蓋爲禮而不和。與夫和而無節。皆爲偏弊也。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而成。合而言之。則本一而已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信。謂言信。恭。謂貌恭。復。謂其言可踐也。言而不可復。則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於理。而反害於信矣。恭而過於實。則適足以爲招恥辱之道。而非所以爲恭矣。此皆徇於外而不近於禮義之故也。故信近於義。則其言可復也。恭近於禮。則遠於恥辱矣。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則亦可宗尙矣。蓋以其務實循本。而非慕其名。以事於外者也。若夫安於禮義。則此又不足以言之矣。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於食與居而無求飽求安之意。於事則敏所當行。於言則慎所以出。又孜孜焉。就有道以求正。則是人

也。物欲不行而惟理之是趨耳。斯不謂之好學乎。然必終之以就有道而正焉。蓋世固有不徇物欲而勉於言行者。然其所學毫釐之差。則其所謂敏者有非所常敏。而所謂慎者有非所常慎。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就夫有道而正。然後爲好學也。正者言吾之偏也。同世而親其人。異世而求之書。皆爲就有道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貧而諂。富而驕。是爲物欲所驅。小人之爲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免於惡矣。然質美者或能之。若夫樂與好禮。則進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蓋無窮矣。子貢知其爲道學自修者之事。故引切磋琢磨之詩以對。謂有其質必學以成之也。可謂告往而知來者矣。如是而後可與言詩。雖然。安於無諂無驕而不知進學。固未足貴。而所謂無諂無驕者。學者亦未可忽也。居貧而有一毫求之之意。處富而有一毫恃之之心。皆諂與驕也。此病未除。而曰吾樂於好禮。未之聞也。必也無諂無驕。而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有患人不己知之心。則外馳而非爲己者矣。夫學本爲何事。而患人不己知乎。而其患不知人者。以夫取友之差。用人之失。正以在己之未明。故爾。蓋所當用力者也。

此篇列於魯論之首。所記大抵皆欲學者略文華。趨本實。敦篤躬行。循序而進。乃聖人教人之大方。從事於此。則不差也。其間所載道千乘之國。亦是言爲治之本。務其本而後可以馴致。成己成物一也。學者宜深味此意。不然。貪高慕遠。而卒無實地可據。豈不殆哉。

爲政篇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北辰謂之極者。以其居中不遷。而衆星所宗。實其樞紐也。德者。所以爲民極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故修己而百姓安。篤恭而天下平。自三代以後。爲治者皆出於智力之所爲。而無復此味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篇。美惡怨刺。雖有不同。而其言之發。皆出於惻怛之公心。而非有他也。故思無邪一語。可以蔽之。學者學夫詩。則有以識夫性情之正矣。然學詩者。非平心易氣。反復涵泳之。則亦莫能通其旨也。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德禮者。治之本。政刑非不用也。然德立而禮行。所謂政刑者。蓋亦在德禮之中矣。故其涵泳薰陶。有以養民之心。使知不善之爲恥。而至於善道。若其本不立。而專事於刑政之末。則民有苟免之意。而不知不善之爲恥。何以禁其非心乎。後世之論治。及於教者。鮮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此章聖人身爲之度，使學者知聖可學而至，而學不可以躡等也。夫志學者，其本也。譬諸木之區萌，水之一勺，必有是本而不已焉。曰志學者，心存乎正而不他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有始有卒，常久日新而已。必積十年而一進者，成章而後達也。夫子固生知之聖，而每以學知爲言者，明修道之教以示人也。立者，得於己而不失也。不惑者，理明義精，無所疑也。知天命者，究極夫天之所爲也。耳順者，入乎耳者，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者，不勉不思而皆天則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無違，謂無違於理也。禮者，理之所存也。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以禮，致敬而忠也。親雖有存沒之閒，而孝子之心則一而已。存是心，而見於節文者，無不順。所謂以禮也。以孟懿子之不能問也，故因樊遲之御以告之，使懿子因聖人之言而有發，則夫三家之所以養其親與所以葬所以祭者，皆違理之甚者也。其敢斯須而安之乎？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舍有疾之外，其他無以憂其親者，則其一舉足一出言之不敢忘，可知矣。然而不幸而遇疾，可也。若所以衛養者不謹，自取疾疢，以貽親憂，則亦爲非孝而已。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事親以敬爲本，養而不知敬，則但爲養而已。是何以別乎？以敬爲本，則所以養者固亦在其敬之中矣。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色難，記所謂愉色婉容者是已。蓋非愛敬之至，和順充積，則形於外者不能常然也。意者子夏於事親之際，猶或少此與游夏聖門高弟，其於致養服勤，蓋所優爲，故一則告之以敬，一則告之以色難，皆勉其所未盡，而所以進之者遠矣。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不違如愚者，心潛默識，非言語之可形也。一作潛心默識無疑之可復也。退而察其私，則亦足以發明斯道。是夫子之所言者，顏子體之於日用之中而無間也。此其請事斯語之效歟。善學者以身履之爲貴，聖人之觀人，亦考其實有諸己者何如耳。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所以，謂其所爲也。卽其所爲者而視之，其事善矣，則當觀其所從由之道，果爲善乎？爲利乎？人固有同爲一事而所發有善利之分者矣。其所由者是，則又當察其所安者焉。所安，謂心之所主。人固有一事所發之善而平日之所存未必在是者矣。觀詳於視，而察深於觀，觀人之法，亦盡於此矣。然而在此者未明，則亦何以察人乎？若在己，則當於存主處用功。所安者正道，則所由者不差，而其失鮮矣。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故，存其所已能者也。知新，進其所未及者也。此雖兩義，而實相通。惟能溫故，是以知新也。可以爲師者，言其溫故知新爲可師也。程子曰：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溫故知新可以爲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推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矣。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拘於一物。凡人可以器言者，皆以其才而論之也。器雖有大小，然其爲拘於才而有限，則一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爲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爲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歸矣。子貢非不能踐言者，然未免於多言。夫子恐其有時而或以言爲主而行有未精也，是以深警焉。夫未之能踐而言，與夫力行所至而言者，其意味有閒矣。學者宜深察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閒而已。周則不比，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內恕以及人，其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蓋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親暱皆

私情耳。所謂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者學乎其事也。自洒埽應對進退而往，無非學也。然徒學而不能思，則無所發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然徒思而不務學，則無可據之地，危殆不安矣。二者不可不兩進也。學而思，則德益崇，思而學，則業益廣。蓋其所學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學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內外進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如攻木之攻。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即此意也。一本作異端之說，非無可喜。惟其偏蔽，一或攻之，則害於心術而難反。或解此章，攻如攻伐之攻，以爲惡異端而力攻之，適足以

自敝。夫將以正人心，則異端之攻亦有不得已者。然君子貴於反經而已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子路勇於進，於知與不知之間，容有察之未精者。故夫子語之以知之之道。蓋於其所能知，與其所未知者，皆能察其實而無自欺，非心平氣和，守約務實者，莫之能也。於此而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則其不知者亦終將知之矣。故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不然，強以不知爲知，是則終身不知而已。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之學于祿，豈若世之人慕夫寵利者哉？亦曰士而祿仕，其常理耳。夫子獨告之以得祿之道，謂在

我者謹於言行而寡夫尤悔。則固得祿之道。夫謹言行者。非期於得祿也。亦非必得祿也。曰祿在其中矣。辭氣不迫。而義則完矣。若告之以士不可以求祿。則理有所未盡。而亦非長善救失之方也。子張於道少深潛縝密之功。或以爲難能而未仁。或以爲堂堂而難與並爲仁。蓋可見也。故夫子告之以闕疑。闕殆。又曰慎言其餘。慎行其餘。若是其謹矣。而猶於尤悔曰寡焉。則所以約之者深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之時。強臣擅命。民幾不知有公室矣。患民之不服而問焉。亦有激而然也。夫子之告之者。雖爲哀公而言。其實先王所以得民心者。不越是也。蓋善善而惡惡。乃兆民之彝性。在上者舉錯得義。則莫不盎然而誠服。蓋有以順其彝故也。不然。則將惘然而不服。以拂其性故耳。使哀公而明此義。則君子聚於朝。人心一於下。何畏乎強臣。而何患公室之不競哉。雖然。在上者焉。知枉直而舉錯之。亦曰公其心而已矣。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古之治天下者。修之吾身而已耳。夫臨民以莊。孝於親。慈於下。善者舉之。不能者教之。此皆在我所當爲。非爲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爲之也。然臨之以莊。而民敬心生。孝慈而民忠於己。舉善教不能。而民感悅以勸。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修之吾身。豈不至約乎。季康子不知自反。而望於民者深。而有是問。夫子以正理告之耳。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

惟孝友于兄弟。孝於親。則必友于兄弟也。孝友篤於家。則其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然則雖不爲政。而在家庭之間。躬行孝友之行。爲政之道。固在是矣。何待夫爲政哉。蓋或者勉夫子以爲政之事。而夫子告之以爲政之道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可以行之哉。

車無輓。則無以行人。而無信。則亦不可行也。信者。以實之謂。言以實。則其言爲有據。行以實。則其行爲可常。不然。則無所憑依。妄而已矣。此與雖州里行乎哉之行同意。夫學者信以爲本。則德可進。業可廣。若不務信其言行。而徒慕高遠。終不可行而已矣。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蓋曰。隨時循理而已。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蓋可得而知矣。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典。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爲。有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當盡變革之。然其所爲變革者。亦不過因其時而損益三代之禮云耳。故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亦雖百世可知也。一本云。三王之禮。各因前世而損益之。其所因者。五典五禮之大綱也。其損益者。見於節目文質之隨時也。以殷周已驗之迹而推之。則夫百王繼承損益之常道。

蓋不可得而易此矣。後有作者，欲法先王之善治，則先立大綱，而所謂損益者，隨時以制其宜焉，則亦何遠之有。謂之百世可知者，不亦信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祭各有其分，不可紊也。蓋有是理，則有是鬼神，故於所常祭而祭，則其鬼享，若無是理，則亦無是鬼神也。而祭何爲哉？是徒爲諂而已。見其義之不安，則當速止耳，而不能止者，狃於習俗故也。雖然是特其見義之未明耳，使其了然於鬼神之情狀，則其於義之所在，有爲之而莫禦者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二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目睹其數而安焉。於是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爲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佾之用八。著見於目者也。雍之詩。天子與相之言。著聞於耳者也。是二者皆不待究其義而可知。猶且安焉。則凡僭亂之事。何所不可爲也。程子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於此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無乎不在。而其理則著於人心。人仁。則禮樂之用興矣。人而不仁。其如禮樂何。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害於理矣。周之末世。其弊蓋如此。林放獨能以禮之本爲問。亦可謂得所問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

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言禮而又言喪，所以深示其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夷狄雖政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莅之，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義之所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僭矣。此春秋之所爲作。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之祭乎？蓋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也。謂神其聽之乎？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辭氣不迫，而鬼神之理亦可得而推矣。或疑季氏雖天子之禮樂，亦且僭之，何有於諸侯？而孔子欲救之意者，當冉有爲家臣之時，初有旅泰山之事，故夫子欲其救之，以爲之兆，而冉有蓋不能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爭生於有己，君子克己者也。是以無所爭，惟射疑於可爭，而君子之於射，於以正己而觀德耳。揖讓而後升，去位而舉爵，其雍容辭遜，自反而下人之意，蓋如此。然則其爭也君子乎？於射而不爭，則他可知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施。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子貢、子夏，或有所興起而得之於詩，或誦詩而有以感發吾之至意，皆善爲詩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文，謂典章獻，謂故老之賢者。杞、宋在當時，是二者皆有所不足，故於稽考諮詢有闕焉。則夫二代之禮，聖人雖能言其意，而度數節文之實，蓋有不得而徵者矣。無徵不信，是以聖人或闕焉。夫以聖人之生知而學，至於前代制作之原，固已默識而無餘矣。然至於事爲之著，必考文獻於故國，有所不足，又從而闕之。其問禮於老聃，問官名於鄰子，及史之闕文，皆是意也。非惟至誠無息，不自有其聖智，而於制作之實，文理密察又如此。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者，天子之大祭，祫者，諸侯之大祭。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以祭，位與時俱不稱，則爲無是鬼神矣。灌者，求神之始。夫子謂自灌而往，皆不欲觀，蓋既無是鬼神，則其節文雖多，亦妄而已。或以爲於始祭

之時精意不至。則其餘不足觀。此意雖美。然聖人不他言祭祀。而獨以禘爲言。以是知蓋爲魯設。程子之說精矣。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而對以不知者。蓋聖人難於斥言之。欲問者深思其故也。夫禮者。天之秩也。禘之爲禮。惟天子得用之。而諸侯不得用之者。蓋天理之所當然也。天下萬事皆有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苟知禘之說。則於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之易明。亦曰循其理而已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謂祭其先。如在者。如其生存也。祭神如神在。謂天子祭百神。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之類也。如神在者。如其神靈之接也。此皆誠之不可揜也。吾不與祭。如不祭者。不誠則無物也。夫所謂神者。天地其神之至歟。以至於天地之閒。運行變化者。與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者。是皆神也。天子有天下。則得兼祭之。諸侯有一國。則得祭其境之望而已。有是鬼神。則有是禮樂。皆誠之所存也。非明於天地之性者。曷足以究鬼神之情狀哉。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奧者。室神之主。程子曰。奧。喻貴臣。竈。喻用事者。此乃家人禱祠之言。王孫賈舉以爲問。其意則欲夫子媚於己也。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竈。皆何所益。蓋胷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

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卽禱祠而論之，而所以荅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監於夏商而制作，郁郁乎文哉。言其盛且備，不可以有加也。故聖人欲從周，若使聖人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然其間損益之宜，如行夏時，乘殷輅，則有之矣。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問之曰：是禮也。

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君子之射，以觀德行，習禮樂也。豈爲力哉？不主皮，言不以貫革爲主也。不以貫革爲主，則君子之所以爲射者，蓋可知矣。爲力不同科，大程子曰：言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也。夫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執弓矢而禦侮，勞力者小人之事。君子之射，意不爲此，曰古之道也。言當時失此意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魯自文公告朔之禮廢矣。餼羊雖存，子貢之意，以爲禮旣廢矣。餼羊何爲？徒爲煩費而已。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故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聖人斯言傷時人不知事君之禮也。曰盡禮則非有所加也。適當其宜而已。觀鄉黨所載與夫拜下之從則可見也。盡禮而人以爲諂則時人之不知禮可知矣。特曰人以爲諂也。聖人道大德宏。故其言含蓄如此。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發此問蓋亦有所感發也。聖人告之者乃君臣相與之常道。雖帝王之世不越是矣。使臣以禮如傳所謂敬大臣體羣臣之類是也。事君以忠無以有己有犯而無隱也。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則上交而泰治興矣。然在人君端本之道以禮使臣則羣臣得盡其忠不然懼賢者之日遠而小人之日親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鍾鼓樂之琴瑟友之。所謂樂而不淫也。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展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辭義者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不咎。

社各用其所宜之木而已。非有所取義也。哀公問周人以粟之言。遽曰。使民戰栗。蓋素有欲用刑威之心。故因言發見也。宰我於此。所當正義以捄其失。而曾莫之告也。無乃使之益安於其所趨乎。故夫子重言以責之。謂汝以爲成事而不說乎。以爲遂事而不諫乎。以爲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告也。然而。是三言者。後世人臣往往借以爲說。則亦不可以不辯。夫事既成而不可說。則當引去而不當尸其位也。君所專而不得諫。在下位則可。非爲大臣與任事者說也。既往固不可咎。然亦有當推咎者。所以使之革其舊而圖其新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氏急於功利而不知道義之趨。大抵其器小也。或者聞小器之言。則疑以爲儉。聞其三歸具官。則又疑其知禮。蓋當時習俗。尊慕霸者。聞聖人之言而惑之也。聖人因其所疑。撫事以告。然所謂三歸具官。塞門反坫。固無非在器小之中也。學者深潛聖人之意。真知夫管仲之果爲小也。而後知曾西畏子路而不爲管仲者矣。或曰。聖人嘗大管仲之功矣。而小其器何也。聖人之言。抑揚高下。各有攸當。功雖大。亦何害其爲器之小乎。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敝如也。釋如也。以成。

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故曰樂其可知也。翕如。始作而合也。純如。從之純一而和也。雖合而和。然高下清濁明白而不相奪倫也。故又曰儼如也。至於繹如也。以成則相繼而有餘也。先王之樂。其聲音之所爲至者。亦具此矣。玩夫此。則其制始終之序。亦可得而尋矣。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封人蓋必有見於聖人容色辭氣之閒而發是言。門人有取云耳。言二三子何患於夫子之不得時與位乎。天下無道之久。天固將使夫子振斯文以覺方來也。蓋封人知文之在茲。是乃天意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舜紹堯之緒。從容揖遜而有天下。武王剪紂之暴。一戎衣而有天下。雖聖人之心。初無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然征伐之事。聖人豈所欲哉。有所不得已焉耳。蓋時異則事異。事異則所爲憂樂亦異。故其見於樂之聲容者。亦不容無不同者焉。是則韶武之俱爲盡美者。聖人之心一也。武之未得爲盡善者。時與事之不同也。故成湯有予有愬德之言。蓋以爲不幸所值之時如此。有愬於舜禹之事也。嗟乎。是武王之心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之主於寬。與禮之主於敬。喪之主於哀。同。蓋不寬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尙何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

里仁篇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以親仁爲美。而所自處其可不擇而處仁乎。不知擇。是不知也。故孟子因擇術之論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知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

君子之可以久。處約可以長。處樂安於理而已。不仁者勉强而暫處。則有之。若差久焉。則移於約樂而無所不至矣。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安仁者其心純一。不待勉強而無不在是也。利仁者知仁之美。擇而爲之。故曰利也。上蔡謝氏曰。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不遠者。不知此味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善而惡惡者。性也。凡人之好惡。每以己加焉而失其正。惟仁者爲能克己。故能好人。能惡人。莫非天

下之公理而已。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志於仁。則無不善。蓋元者善之長。存乎此。何惡之有。惟其有不存焉。則流於不善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得富貴之道。有得貧賤之道。蓋正而獲伸者。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富貴者也。不正而詘者。亦理之常。此以其道而得貧賤者也。然世蓋有反是而富貴貧賤者矣。所謂不以其道也。惟君子則審其在己。不爲欲惡所遷。故枉道而可得富貴。己則守其義而不處。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貧賤。己則安於命而不去。此其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一本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此人情所同。然不以其道得。處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得。去貧賤。則不去。豈君子欲惡之情。有異於人哉。於人之所欲而不處。於人之所惡而不去。蓋其欲惡。有甚於富貴貧賤者。惟道所在而已。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不已於仁也。去仁。則何自而成君子之名哉。蓋仁者。人之道而善之長。未有舍是而可他求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無時而不存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主一之功也。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仁非深造者不能。故曰無以尙之。其次則惡不仁。惡不仁。是亦爲仁者也。知惡不仁。則知勉於仁矣。不使不仁之事加見於其身。蓋知惡而遏止之也。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用力於仁。無力不足之患。人皆有是道也。病不求耳。豈患力不足哉。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用力於仁者。豈可謂天下無之乎。特未之見耳。所以待天下與勉學者之意。反復抑揚。可謂宏大而深切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君子之過於厚。過於愛。雖曰過也。然觀其過。而其心之不遠者可知矣。若小人之過。則失於薄。傷於忍。夫所謂薄與忍者。是豈人之情也哉。而其失至此。則其所陷溺者亦可知矣。故曰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人爲萬物之靈。其虛明知覺之心。可以通夫天地之理。故惟人可以聞道。人而聞道。則是不虛爲人也。故曰夕死可矣。然而所謂聞道者。實然之理。自得於心也。非涵養體察之功。精深切至。則焉能然。蓋異乎異端驚怪恍惚之論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學道者以務實反本爲要。恥惡衣惡食者。其心何如哉。外馳如此。雖曰志於道。豈足與議道乎。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適、莫，兩端也。適則有所必，莫則無所主。蓋不失之於此，則失之於彼，鮮不倚於一偏也。夫義，人之正路也。倚於一偏，則莫能遵於正路矣。惟君子之心，無適也，而亦無莫也。其於天下，惟義之親而已。蓋天下事事物物皆有義焉。義者，存於中而形於外者也。無適無莫，而義之與比，猶孟子所謂勿忘、勿助長，而必有事焉者也。孟子言學者之用功，而此言君子之存心耳。或曰：異端無適無莫矣，而不知義之比，此其所以異於吾儒。蓋失之矣。夫異端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之故也。蓋未有不墮於一偏者。若果能無適無莫，則所謂義者，蓋森然自得於物則之中矣。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君子小人趣向之異，故所懷不同。大抵公私之分而已。懷德懷刑，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懷土懷惠，苟安務得之私意也。然則在上者，當顯其爲比之道，德刑之明，則君子懷之，而天下莫不歸往矣。不然，區區求小人之比已，而仁賢不歸心，豈能致治哉。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者，凡事每求便利於己也。怨，由不得其欲而生。彼雖每求便利，而事亦豈能盡利於己哉。不得其欲，則怨矣。其胥次擾擾，無須臾以寧也。若夫君子，正己而已，無所求利，故無不足，而奚怨之萌哉。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夫子所以哂季路然則能以禮讓固爲國之本蓋和順輯睦之所由興也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謂禮雖在天下其將如之何哉是亦無以爲國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患所以立求爲可知皆爲己者之事也立者所以立其身也可知者實之在己者也若有患其位與人莫己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爲徇於外矣不患無位而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而求爲可知則君子爲己之學蓋可知矣若曰使在己有可知之實則人將自知之則是亦患莫己知而已豈君子之心哉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道無不該也而有隱顯本末內外之致焉程子所謂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毫末皆一貫也若隱顯本末內外之致泯然莫別則所謂一以貫之者亦何所施哉夫子之告曾子當其可也曾子蓋默識之矣故答門人之問獨舉忠恕爲言可以見曾子自得之深也夫忠爲體恕爲用實有是體則實有是用用之周乎物是其體之流行發見而已體用一源故也此豈非一貫之妙歟聖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曾子所稱夫子忠恕是已賢者求盡乎此人之道也子思所稱忠恕是已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謂通達其趣也蓋君子心存乎天下之公理小人則求以自便其私而已其所趣所行久且熟也能

無喻乎喻。則好篤而不可反矣。此君子小人之分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蓋莫非爲己而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事親者。心存乎其親。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其體之精矣。故幾微所形。必得於心。諫於其未著。爲易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河東侯氏曰。加誠敬而不違其幾諫之初心。蓋積其誠意如此。勞而不怨。竭力而不弛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以親之心爲心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解見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君子以行不逮言爲恥。故言不輕其出。言之不出。則其勉於躬行者力。可知也。夫子懼學者務於言而

行有弗篤。則趨於薄也。故言古之學者蓋如此。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其失則鮮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天下歸仁。是亦

不孤而已矣。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由必有而然。事君而必君之信己。與朋友交而必交情之固。是皆爲私意之所加而數之所由生也。推此可見。彼既厭而數不止。能無辱與疏乎。

癸巳論語解卷第三

公冶長篇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陸音，縲，息列反。今本作縲。

門人記此，以見聖人取人託子之道。南容之行固高於公冶長，然公冶長雖在縲紲而非其罪，則其人能謹於行，可知其所遇特無妄之災耳。己之子，兄之子，何以異其配也？或以其材，或以其時焉耳。爲避嫌之論者，是以私意觀聖人者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意者子賤資質成就君子人也。夫子謂使魯無君子，則子賤亦何所取法而若是乎？此非特歎魯國之多賢，蓋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之問，蓋欲因師言以省己之所未至也。而夫子告之抑揚高下，所以長善而抹其失者備矣。謂之器，則固適於用，然未若不器之周也。謂之瑚璉，則以其美質可以薦之宗廟也。然瑚璉雖貴，終未免於可器耳。賜也，味聖人之言意，卽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有窮極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之所以焉用者。以其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因其有才辨而流入於不善也。若不知其仁。則焉用佞。蓋在仁者則發而中節。佞與不佞何足以言之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夫子使漆雕開仕。知其可以施於有政也。而開自謂斯未能信。蓋胸中一毫有未盡。不可以自欺也。其篤志近思之功爲如何哉。則其所至蓋未可量也。故子說。然則學者自謂能信者。其未知用其力者歟。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乘桴浮海。歎道之不行也。從我者其由與。以子路之勇於爲也。然夫子豈輕去中國而勇往者哉。子路聞之而喜。則以爲夫子之必往也。故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程子謂材與裁通用。夫聖人之勇。不可過也。而過焉。是未知所裁度也。先後之間。辭氣抑揚。而理亦無不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仁難言也。而孟武伯遽問子路之仁。若以爲未仁。則子路蓋進於此者。若以爲仁。則仁之義通上下而言。語其全。雖聖人不敢居也。故但告以不知也。武伯可以深思自省矣。武伯復有問。而併及於求與赤。

則各舉其所能者告之。夫可使治賦，可使爲宰，可使與賓客言，非是心之存者，不能然也。就此上觀其仁，則可語仁之成，名則難也。故又曰：不知其仁也。學者反復玩味，知仁之難言如是，則致知力行終吾身焉可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問賜也何如，欲因師言以自省也。夫子謂女與回也孰愈，使之反己而自省也。當時師弟子間所以相與者蓋如此。聞一知十，聞其端而究其極也。聞一知二，告往而知來者。夫聞一知十，豈特顏子天資之絕人哉？蓋學問涵養至此也。子貢知其不敢望回，是亦其達也。夫子因其自知從而勉之曰：吾與女弗如也。程子曰：聖人豈有所不及者哉？所以勉子貢進學也。一本云：夫子旣然其言，又稱之曰：吾與女弗如也。與其弗如也之言，所以長其善而勉其所未及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平聲。下同。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昏惰而溺志，夫子以其質之不美也，故以朽木糞牆爲喻，而責之特深。蓋害道莫此爲甚也。聽言而信行，蓋聖人之聽言固異乎人之聽言也。然又將觀行焉，則益精矣。謝氏曰：聖人之道，雖得於生知，而亦有待於更事之多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能自克之謂剛。蓋莫難制者人慾也。爲慾所牽，志不立矣。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此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意。然而彼二言者，皆爲仁之方。恕之道也。故皆有勿辭、勿者、禁止之意。若子貢之言，不欲人之加諸己者，卽欲不加諸人，是則不待禁止，油然而平。物我一視，仁者之事也。其曰非爾所及者，正所以勉其強恕而抑其躐等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著於言辭者。夫子之文章，人人可得而聞也。至於性與天道，則非聞見之所可及。其惟潛泳積習之久而有以自得之，自得之，則性與天道亦豈外乎文章哉。曰性，又曰天道者，兼天人性命之蘊而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有所聞而實未副，一本作而行之未逮，勇者之所恥也。惟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季路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聖人制謚，其法非一端。蓋取人之周也。故經天緯地謂之文，而勤學好問亦謂之文。子貢疑孔文子不

足以當此謚而不知所取各有義其善不可沒而其不足者自不可揜矣。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此四者爲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亦多矣子產有此四者而已他固未盡得也聖人與人爲善故特舉其所長焉行己恭謹重而不侮也事上敬忠實而不欺也養民惠以慈愛涵養之也使民義役之以時用之无私也子產養民惠使民義矣而孟子猶謂不知爲政則所謂政者蓋有在矣。

子曰晏平伯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一本云以平仲行乎國政之久而其見稱於聖人者獨善交一事則其餘無取焉亦可見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僭上失禮之事而處之不疑則其昧於理孰大於是蓋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感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文文子之事。聖人以清忠目之。就此事上言。只可謂之清忠也。而子張遽以仁爲問。是未能究夫仁者之心也。曰未知焉得仁。言未知其他。據此事言之。不得謂之仁也。若知微子箕子比干之所以稱三仁。則知二子之事。只可以爲清忠。而不可謂之仁矣。一本云。仁者之爲。亦有時可以謂之忠。清然指人。一忠一清。事便以爲仁。則不可。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思至於再。則事之是非可否可見矣。過是而猶有思焉。則是爲計較利害而非誠其思者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發舒才智爲易。收斂才智爲難。非約以自守而不役於外者。不能然也。曰其愚不可及也。謂人所難也。然而猶有知愚之心也。其與用則行。舍則藏者。意味相去有閒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聖人道不行於當時。故退而明諸書。以私淑諸人。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所謂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也。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

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閒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閒，則其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味夫子不念舊惡，怨是用希之言，則庶幾可以得之矣。怨是用希者，已無所怨於人，而人亦無所怨於已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順理之謂直，計較作爲，有纖毫之枉，則害於直矣。意者時人以微生高爲直，故夫子舉此以明直之理。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是皆常人之所忽而不以爲恥者，惟君子學以爲己，不忍須臾自欺，故以爲恥。觀諸此，則丘明之爲人可知矣。言己亦恥之，以明丘明所恥之爲得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人而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事物物之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則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蓋在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然而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至於孔子，則純乎天矣。物各付物，止於其分而無不得焉。此誠者天之道也。聖賢之分固宜爾。然而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季路之事亦未宜忽也。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途，則夫顏子之事可以馴致，不然慕高遠而不

屑卑近。將終身無所進益而已耳。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人惟安於所偏，狃於所習，是以鮮能見其過。就或知其爲過，不能自訟，又從而文之者，蓋多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徙舊而新，是圖若是，則進於德也孰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鄉人而已。忠信者，質之美，蓋以實而不欺者也。聖人不居生知，所以勉人以學也。

雍也篇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有長人之德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之爲可也，而取其簡。仲弓於此遂發居敬居簡之論，可謂善領聖人之意矣。夫主一之謂敬，居敬則專而不雜，序而不亂，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簡也。若夫居簡，則是以簡之一字橫在胸中，反害於敬，而失行簡之本矣。故仲弓以爲太簡，而程子謂多却一簡字者是也。如是而曰行簡，是

爲疎略而已夫豈簡之得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凡怒之所以遷者以其起怒於己也於己起怒故溢於氣發於辭橫於胸中而不能化移於他物而莫之止君子非無怒怒其逆於理而已理之所在如鑑付形各適其可已何預乎然則奚遷之有凡過之所以貳者以其所以爲過之根者不除也不知懲改者固不足問就有能見其過而遏之之心一或有解則其端復乘間而萌矣君子非無過也隱微之間有所未慊則謂之過惟其涵養純熟天理昭融於過之所形無纖介之滯其化也如日之銷冰然則奚貳之有是二者蓋克己復禮心不違仁者之事也如是而後謂之好學然則孔門之所謂學者蓋可知矣有志於道者其可不以此爲標的乎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爲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也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使也爲師使以義行也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爲其母請粟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爲宰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

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爲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爲有害於廉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言用人不當以世類而費也。犁牛之子而騂其色。是能變其氣類。且當其可用之時。雖欲不用之於郊。而山川之祀亦豈得而廢之乎。言其不得不用也。聖人之取人。廣大無方如此。以此語仲弓。意者仲弓取人之方。或未廣歟。觀其問政。聞舉賢才之言。則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與夫子所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其廣狹固可知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心不違仁。私欲不萌。天理常存也。三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猶有不違焉。未若聖人之純乎天也。顏子之所以爲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與三月不違者。固有間矣。然亦見道明而用力堅者。由是而不已焉。則亦可馴致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果則有斷。斷於義也。達則不滯。通於理也。藝則善裁。不失序也。此豈獨天資之美哉。蓋亦學力所致。因其質而有所成就焉耳。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顏閔曾子不仕於當時。蓋易之潛龍，而孟子所謂天民之事也。方是時行道濟世，則孔子之任。若三子者，雖列國之諸侯有不得而祿仕之也。而況季氏得以臣之乎。門人記閔子之事於季康子問由賜冉求之後，則其相去亦可見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如顏子伯牛之死，乃可謂之命。蓋其修身盡道，以至所爲謹疾者，亦無有憾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所致而至，而非天命之正矣。孟子所謂立乎巖牆之下者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顏子之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爲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爲己任者，死而後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力不足也，乃自畫耳。所謂中道而廢者，如行半塗而足廢者也。士之學聖人，不幸而死，則已矣。此則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則皆爲自畫耳。畫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而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固不越乎爲己與爲人也。小人爲其所見之小耳。區區以爲人爲心。不亦小乎。以此告子夏者。懼其既博於文而未能反約也。然此亦子夏初年時耳。孔門弟子之進於學。固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問答語言抑揚之間。要須詳味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子游爲宰。而夫子以得人爲問。此政之先務也。後之爲政者。蓋鮮知此義矣。行不由徑。則所趨無欲速見利之意。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則不苟徇於私情。然則斯人之存心。可謂正矣。子游亦善觀人哉。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之時也。孟之反非惟不敢有其功。又且自掩其功。其中心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孟之反。所以教門人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必有祝鮀之巧言。與宋朝之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歎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

事而不由於道乎。道雖不可離如此。然人之違之者亦多矣。人雖自違之。而道亦未嘗離也。是以君子敬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文質偏勝。則事理不得其中。故必以彬彬爲貴也。彬彬者。內外相濟之意。非涵養深厚者莫能然也。夫有質而後有文。質者本也。然質之勝。則失於疎略而無序。故當修勉而進其文。是則文者所以行其質也。若文或勝焉。則失於繁冗而沒實。故當敦篤而反其質。是則質者所以約其文也。此道問學以進於君子者也。雖然。以二者論之。若未得中而有所偏勝。與其失而爲府史之史。無亦寧爲野人之野乎。亦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則其生也。特幸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知之者。知有是道也。好之者。用功之篤也。至於樂之。則工夫至到而有以自得矣。譬之五穀。知者可食者也。好者食之者也。樂者食之而飽者也。知之而後能好之。好之而後能樂之。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以其氣質言也。聖人之教，各因其才而篤焉。以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高且遠者，非惟不能入，且將妄意躐等，豈徒無益，其反害者有矣。故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乃所以漸而進之，使之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然而聖人之言，本末備具，雖自其卑與近者告之，而其至理亦豈外乎是。特其為教循循有序，至於愚之明，柔之強，則中人以下之質，蓋亦有可得而變者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之義，百姓所公共之義，如大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也。敬鬼神而不能遠，是惑而已。遠而不敬，是忽而已。敬而能遠，而後為得。二者皆知之事也。先難後獲，先其難而後其獲也。勉為其難，不計所獲，循循不已，久自有至。若先有蘄獲之意，則固已自累其心，而有害於天理矣。无妄之六二，不耕穫，不菑畲，而象曰：未富也。蓋此義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體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體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動靜交見，體用一源。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自當時觀之。則齊強而魯弱矣。聖人觀人之國。蓋不如此。齊自管仲相桓公。急於功利。先王之法。廢革殆盡矣。魯雖不能舉行先王之法。然其法猶在未至若齊之變亂也。齊一變而至於魯。謂當易其功利之爲而反之正也。魯一變而至於道。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味聖人之意。則知所以爲國之道。在此而不在乎彼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而失所以爲觚之制。其得謂之觚乎。故有是物必有是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故凡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以失其則故也。至於人生於天地之中。其所以名爲人者。以天而降衷善無不備也。失其所以爲人之道。則雖名爲人。而實何如哉。聖人重歎於觚。意蓋深遠矣。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人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發此問。亦不可不謂之切問也。謂仁者惟知求仁。患難有所不恤也。夫子所以告之者。理則無不盡矣。蓋其可逝可欺者。惻隱之心。不逆詐。不億不信也。而其不可陷不可罔者。心與理一一作理不可昧故也。於此亦可以究仁者之心矣。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學於文。廣聞見也。約之以禮。守規矩也。聞見雖多。而不能約以規矩。則操履不實。亦豈得不違畔乎。

故必博文而約禮。然後可以弗畔。學者必弗畔。而後可以有進。若顏子所謂博文約禮。則異乎是。言蓋有輕重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當時過衛國者。必見寡小君。衛人以爲請。則烏得而不見。子路以夫子之見強而出於不得已也。故不悅。夫子則謂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何慍乎。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哉。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德合於中庸。則至當而無以加矣。中者。言其理之無過不及也。庸者。言其可常而不易也。世衰道微。民汨於私意。以淪胥其常性。鮮有是德久矣。夫子蓋歎之也。

子貢問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濟衆之義。固大而不當。以此言仁也。聖亦仁之成名耳。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故夫子既告之以博施濟衆之爲大。而又語之以仁焉。夫仁道難名。惟公近之人。惟有己則有私。故物我坐隔。而昧夫本然之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於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

然便以此爲仁，則未可。此仁之方也。於其方面用力，則可以至於仁焉。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聖人之示人至矣。一本云：博施濟衆之義固大，然博施濟衆特以見夫功用，而非所以明仁也。聖亦仁之成名，非謂仁未及乎此也。以仁之爲道不當如此求也。欲進乎是，其惟近取譬乎。近取譬者，體之於吾身而推之，此恕之道也。所以爲仁之方也。於其方面用力，則可以進於仁焉。知能近取譬爲仁之方，則知以博施濟衆言仁者，其亦汎而無統矣。

癸巳論語解卷第四

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而不作。有所傳述而不自作也。信而好古。言信古而好之也。竊比於我老彭。老彭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聖人之發斯言。欲使學者稽古務實而不敢苟作也。夫以聖人之德之至。而其辭氣遜讓溫厚如此。學者所宜反復誦味而不厭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厭。施諸人則誨不倦。成己成物之無息也。何有於我哉。汲郡呂氏曰。言我之道。舍是三者之外。復何有此。說於文義爲順。蓋聖人常指而示之。近使學者能於此求聖人。於此學聖人。則亦可以有得矣。然而三言者。其本在於默而識之。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怪恍惚。而曰吾默識矣。不知聖門實學。貴於履踐。隱微之際。無非真實。蓋所謂存乎德行者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聖人言以是爲憂。所以深勉學者也。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不講。則無以明乎善。聞義不能徙。則

何有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是豈不可憂乎。爲學之要。不越乎修德講學。徒義遷善而已。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門人可謂善觀聖人矣。方燕居之際。在衆人易以怠惰。若君子則不至於惰。然未免於執持也。未免於執持。其能申申。天天乎。申申。和樂中正也。天天。溫裕安舒也。一本云。申申。舒泰也。天天。和洽也。聖人聲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無往而不在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方夫子盛時。庶幾道之將行。以周公之事業措之天下。雖夢寐閒亦思存周公之爲。而若見其人也。至於既老而力衰。知道之終不可行也。故曰久矣。不復夢見焉。若以爲聖人思念周公。而見其儀容於夢。則是有所滯而不化。且周公不可見而見之夢焉。亦甚非聖人之心也。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游泳於道。履踐於德。體切於仁。游涉於藝。藝者亦以養吾德性而已。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束修。始見禮也。苟以禮來。聖人未嘗不誨焉。人皆可爲聖賢。聖人未嘗拒其進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慮積久，鬱而未暢，誠意懇切，形於外也。憤則見於顏色，悱則見於辭氣。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蔽，則庶幾其聽之之專，而感之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道也。若不以三隅反，則是未能因吾言而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力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龍德正中，隨時隱見者也。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其行也，豈有意行之，而其舍也，亦豈有意於藏之。因時用舍，而道有行藏，惟顏子幾於化，故足以與此。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仲由自負其勇，不避禍害，謂夫子有三軍之事，惟己可與，故以爲言。夫子因其病而揀之，以爲犯難而輕死，非君子所貴。蓋死或至於傷勇，故也。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成，則思慮審，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周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若徒以暴虎馮河爲勇，則是輕犯禍害，非君子之所貴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夫子謂富不可求。非特謂命有定而不可強也。謂命有定而不可強。雖賢於僥幸而冒昧者。然在聖賢之分。則未足道也。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以於義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雖執鞭之士。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姑從吾所好而已。吾所好者。義是也。然則所安者。義而命蓋有不必言者矣。

子之所慎。齊。戰。疾。

事神莫嚴於齊。用人莫重於戰。養身莫切於疾。故尤致其慎焉。夫子未嘗親夫戰陳之事也。而門人知其所慎者。以其平日所言而知其重之也。味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語。則亦可見矣。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韶之盡善盡美。聖人聞之。有所深感於其中。蓋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然至於三月之久。猶忘味焉。則幾於不化矣。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聖人之心。不如是其固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叔齊之讓伯夷。以爲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爲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爲國乎。二人者。寧去國而存此矣。衛輒之事。國人論之。以爲蒯賾既得罪於先

君而出奔，而輒受先君之命，宗國不可以無主，則立輒而拒蒯賁，可也。曾不知蒯賁，父也，輒，子也，父子之義先亡，而國其可一日立乎？故子貢以夷齊之事爲問，方是時，夫子在衛，輒立之事，蓋難言也。賜也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可謂善爲辭者矣。中有所悔慕，皆謂之怨，其曰怨乎者，謂二子委國而去，獨不顧其宗國而有所悔於中乎？夫子告之以求仁而得仁，謂二人者求夫天理之安而已，夫豈利害之計乎？明乎此，而後知古人所以處身謀國之宜矣。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飯疏飲水而樂之，在其中者亦莫不然。然則其於外物也何有？故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然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惟其非義，則浮雲耳。苟義所當居，聖賢固亦居之，特所樂不存也。一本云：濂溪周子嘗令學者尋顏子仲尼所樂何事，此不可以想象推尋也。惟用力於克己，是乃求之之道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夫子未贊易之前，易書殺亂，傳者失其旨，五十以學易者，夫子之意，謂今有所未暇，加數年而後可修也。程子曰：如八索之類，皆過也。云學，云大過者，皆謙辭也。雖然，自夫子贊易而易道始備，垂於萬世而不過也。而後之學者，或泥於象數，而其義復以不明。善乎程子之言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由辭以求易，而明夫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則庶幾聖人學易之旨可得而求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夫子常教人者詩書執禮也。執禮者人所執行之禮。所謂曲禮者也。以此三者教人。使之涵泳踐履。循循有序。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他得哉。在學者用工何如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爲卽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蓋嘗自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獨不如已之好學。而今所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獨在於好學耶。夫子蓋生而知之者。而未嘗居焉。使人知聖由學而可至也。然生而好學。則是其所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跋及也。故天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聖人亦豈不可希哉。玩味辭氣。其循循善誘。可謂至矣。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雖然。就此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已。若其

事則未嘗言之也。門人記聖人之所雅言與夫所不語者而垂教焉。抑可謂察之精矣。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人之善不善也，而皆我師焉。古人之學，無非爲己而已。雖然，就一人之身而有善有不善焉，亦莫非吾師也。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此蓋進善無窮之意。非若老氏以不善人爲資而利之也。夫有利之心，則是已自陷於不善也。毫釐之差，君子謹諸。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言天命德於己也。天命德於己，桓魋其如之何，使不幸而不免於難，亦天也。桓魋其亦如之何哉。雖然，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之生斯人，無不具德於其性也。人則自息之耳。惟聖人爲能全夫天之所命，曰天生德於予，而所爲與天理無閒者，亦自可見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夫子之道猶天然，門弟子學焉而莫及，則疑以爲有隱。夫子從容告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無不在，聖人何隱乎爾。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蓋視聽言動之際無非教也。二三子苟能體之自近而用力焉，則知聖人果無毫髮之可隱也。在二三子勉之何如耳。

子曰：文、行、忠、信。

聖人之教人，不越乎是四者。學文則知廣，敦行則身修，忠信則德進。學者勉於是，則內外交益，日有所

進而月有所將也。忠信本一事而謂之四教者。忠則實諸己。信則篤諸人。在學者之成身當以爲兩事而並勉也。文居其首者。教以博文爲先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恆者。以質言。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盡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恆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質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恆者。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虛而以爲盈。在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浮虛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恆乎。未能有恆。況可言學乎。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聖人愛物之心也。釣而不綱。不欲盡物也。弋不射宿。不忍乘危也。於此亦可玩味聖人之仁心矣。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其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此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已。則其知將日新矣。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以互鄉之俗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之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心，天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反復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驅，至公之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則又豈可謂取同姓爲知禮乎？若言爲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失前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己之過而已。然而取同姓之爲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矣。聖人辭氣之間，其天地造化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者，歌詩也。於其歌之善也，使反之而後和，非獨與人爲善也。反復抑揚，至於再三，則所以感人者益

深矣。是亦所以長其善也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言文吾無不與人同者。於躬行之君子。則未見。聖人之意。欲使學者不但既其文而務乎其質也。夫所謂文者。威儀藝文之事。可得而見者也。躬行之實。則在夫縝密篤至。存乎人之所不見者也。此顏閔之徒。所以獨出於衆人者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其所以爲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仁道者。聖人也。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之無疆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子路請禱。而夫子告之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而子路未之達。獨舉誄以爲證。於是從而告之曰。丘之禱久矣。蓋禱者。悔過遷善之意。平日之思慮。云爲神之聽之。未嘗斯須離也。一有未順。則逆於神理。是則當禱也。若夫聖人之心。則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獨曰。丘之禱久矣。辭氣謙厚。而所以啓告子路者。亦至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儉皆爲失中。奢則不孫。爲其矜夸也。儉則固。爲其拘執也。雖然。固之爲病。特未能趨於中耳。而其所

爲自守者猶近本焉。至於不孫之爲害，則馳騫畔散惡之所由起也。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爲儉而已也。蓋使之知夫奢之爲害之甚，而儉猶可取，則庶有得於務本趨約之意云耳。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正己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徇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己，而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和順充積，則其發見必溫。然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然威而不猛也。從容中理者，其貌必恭。然恭而安也。溫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猛，則爲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惟聖人乎。門人形容至此，亦可謂善學矣。

泰伯篇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三讓，程子曰：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夫泰伯之讓，誠難知也。以君之元子，而棄宗國以逃，身本中夏，而從夷狄之爲，不亦冒先王之大禁歟。而泰伯安然行之，非聖人孰能明其爲至德也。至德，謂德之至也。泰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於王季，爲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爲天下而讓也。變而止乎中，非達權樂天者，其能與於此乎。惟其事情深遠，故民無得而

稱而聖人獨知其爲至德也。或曰：秦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必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夫天下者也。秦伯知文王得國，則天下必被其澤而已。至於周之有天下，則秦伯豈加毫末於此哉？此又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爲之本，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其節之存乎人心者也。恭而無禮，則自爲罷勞；慎而無禮，則徒爲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然則其弊如此，其貴於恭、慎、勇、直者何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之，則是人爲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爲要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者也。篤於親而民興於仁，故舊不遺而民不偷，蓋仁義之心，人皆有之，有以示之，斯感而應矣。夫上之人所爲若是者，非爲欲以動民而爲之也，敦篤於吾之所當爲，而其應自爾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與易簣之意同。蓋安死順生，純是義理也。啓手足之義，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臨履，曾子平日之心，敬而無失，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也。夫以形體言之，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舉其顯而隱者可知矣。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所貴乎道者三事，謂其動容貌而能循於法則也，正顏色而根於誠實也，出辭氣而不悖於倫理也。此三者豈可驟爲而強致哉？必也平日莊敬篤實，涵養有素，而後其發見乃能如此。此所貴乎道也。若此則禮之本既立矣。至於刑名度數之事，則付之有司，使任職焉，可也。蓋本既立，則末無不舉矣。意者孟敬子務詳於末而未知其本故歟。一本云：或曰：此與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之意同乎？曰：有異哉。夫子之言，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曾子之言，存於中而以正其外者也。學者當識內外交正之意。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樂善而無厭也。有若無，實若虛，有善而不居也。犯而不校，不動於血氣而安於理也。非心不違仁者，其能之乎？嘗從事於斯者，蓋顏子由克己以至於無我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與夫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剛毅篤實者其能之乎？曰：君子人與？疑辭也。君子人也。斷辭也。言其人雖未盡君子之道，而節操若是，可以謂之君子乎？蓋謂之君子則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有寬廓之意，毅有特立之意，弘與毅相須者也。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非弘毅則何以勝其重而

致其遠乎。所爲任之重者。以仁爲己任故也。仁者人之道。爲士者求所以盡人之道。其任重矣。然所爲仁者。其道蓋無窮。非可以易進而速成也。用力以終吾身焉。顧所至何如耳。然則非弘毅其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此學之序也。學詩則有以興起其性情之正。學之所先也。禮者。所據之實地。學禮而後有所立也。此致知力行學者所當兼用其力者也。至於樂。則和順積中而不可以已焉。學之所由成也。此非力之可及。惟久且熟而自至焉耳。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言聖人能使民由是道而不能使民知之也。凡聖人設教。皆使民之由之也。聖人非不欲民之知之。然知之係乎其人。聖人有不能與。故曰不可使知之。然使之由之。所謂知之之道固在其中矣。蓋有由之而不知者。未有不由而能知之者也。然則孟子所載放勳之言曰。使自得之者。與此異乎。無以異也。蓋曰自得。則亦係乎彼而已。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則果於爲。如是而疾貧。能無爲亂乎。不仁之人。疾之過甚。無所容身。能無爲亂乎。此二者。在上者不可以不知也。先王有以厚民之生。使其有勇者。不至於疾貧。有以養其不才。使其不仁者。不至於無所容。斯已亂之道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言才美之不足恃。當以德爲貴也。古之聖人如周公者。才藝之多。故借以明之。驕則無以來天下之善。吝則不能與人共。由於善。雖才美如周公。亦何爲哉。蓋驕者氣盈。挾其有也。吝者氣歉。懷不足也。害德者固多端。而二者其總目也。蓋徇於血氣者。不失之盈則失之歉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者。取其成實之意。故以訓善焉。善者。實也。三年學矣。而不至於善。善之難得也如此。然則可不孜孜以自強乎。爲仁由己。勉而不舍。自有所至。固不可以預期歲月而逆計所成也。勉人勉學者之意深矣。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章言士之自處。當如是。然篤信好學。其本歟。惟篤信好學。而後能守死善道。蓋非見善之明。則其能守之而不易乎。危邦不入者。不入其國也。亂邦不居者。雖在其國而可去之也。有道則見。道可行之時也。貧賤則可恥。以其無可行之實故也。無道而隱。道不可行之時也。富貴則可恥。以其屈己而喪道故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止其分也。謀其政云者。己往謀之也。若有從吾謀者。則有時而亦可以告之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者進取。侗者未有知。慥慥者拘執。然是三者有可以進學之理。蓋進取者不爲枉曲。而直可取也。未有知者不敢自以爲能。而愿可取也。拘執者不敢食其言。而信可取也。由是而教行焉。則可救其所短。而進之於道。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則又巧僞生於其間。併與其可取者而去焉。無爲足望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者當常懷不及之心。懷不及之心。猶恐夫心之或放也。況於自是自恕者乎。以一善自居。以一知自喜。自足者也。今日不爲。曰姑待明日。小事放過。曰爲其大者。自恕者也。此皆人欲所由長。而本心所由失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之有天下。豈有一毫與乎其間哉。天與之人與之耳。天與之人與之。舜禹順乎天。人之心而履乎其位。於我何加哉。此其德所以爲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

文章。

此章言帝堯君道之大也。天下之巍巍崇高者，莫若天之爲天也。而堯法則之，曰則之，則無一毫不與天相似矣。堯之道蕩蕩廣大，無所不該，而其用則密，故民無得而名，民雖無得而名，然巍巍之成功，煥乎之文章，不可揜也。蓋其功業文章，乃其道之顯見者也。其至蹟者不可得而窺，而其至顯者不可得而隱，天之道然也。聖人之道然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此所謂才者，言能全盡夫天生此民之才者也。如左氏稱才子必齊，聖廣淵明允篤誠之類。舜之五臣，武王之十亂，皆相與共成天下之治者，非但可任一職而已也。邑姜助成正家之事，而天下治焉，亦婦人之有聖德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非特文王也。武王之初亦然，故統言周之至德，不但曰文王也。蓋紂未爲獨夫，文武固率天下以事紂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之歸往如此，而翼翼小心以盡其臣子之恭，非德合中庸者其能之乎。故稱至德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

矣。

禹之有天下。無所與於己。故飲食則非。衣服則惡。宮室則卑。所欲不存焉。而於事神之際。則盡其誠。於朝廷之禮。則盡其敬。於保民之事。則盡其力。皆所以成其性耳。惟其不存於彼。故能克盡於此。再言其無間者。言其無可得而議如此也。此與惡旨酒而好善言之意同。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癸巳論語解卷第五

子罕篇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夫子之言，明其義之所當然耳。義所當然，則亦無不利者。夫子特罕言之也。至於命與仁，凡夫子之言，何莫非是理，而何隱乎爾也。在學者潛心何如耳。然夫子未嘗指言之也。謂之罕亦可矣。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以徧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又於藝之中復居其次者，以見夫道之無乎不在。若善觀聖人，則於此亦可以得之。不然，則愈失之也。其言則謙而不居，其意則完備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聖人於斯世，豈有意於從違哉。皆道之所在焉耳。於其儉，則不嫌於從俗。於其泰，則不避於違衆。聖人之意，蓋可見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聖人豈獨無意哉。蓋發於心者，莫非實理，無一毫私意也。若有所作為，皆私意耳。必者，必欲其然也。固

者、執而不化也。我者、有己也。意與我相近，必與固相類，然而不同也。意則發見，而我則其所存也。必則期於事之前，而固則凝於事之後也。毋字與無通。夫子之於四者，非待有所禁止，蓋自無有耳。絕云者，無之甚也。然四者之病，始於意而成於我，故大學之道，必在於誠其意。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聖人以斯文爲己任也。己之在與亡，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己，而曰喪斯文，蓋己之身卽斯文之所在也。方夫子畏於匡之時，所謂易詩書春秋，皆未討論也，故以爲天之將喪斯文，則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夫使後死者而果不得與於斯文，則其不免於難，亦非匡人之所能爲也。汲郡呂氏曰：畏者，有戒心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問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太宰見夫子多能，而疑其聖者在此，故云然。子貢則謂夫子蓋天命以大聖之質，多能特其餘耳。夫子聞之，恐太宰謂聖必待多能，則甚有害也，故謙以自居，其意則欲太宰知夫多能雖不害其爲君子，然爲君子不在多能也，故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謂不試於事業故所見者藝而已。門人載牢所記夫子之言於此申前章之意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之意亦恐學者以聖道爲高遠而聖人爲有隱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謂爾以爲吾有餘知乎？蓋無餘知也。凡所以告二三子者無不盡矣。雖使鄙夫持空空之質而問，所以告之者亦未嘗不就其兩端而無不盡者焉。蓋語近而其遠者未嘗不具焉。語卑而其高者未嘗不存焉。形而上曰道，形而下曰器，而道與器非異體也。聖人有隱乎爾哉？在學者體之何如耳。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非必鳳至圖出而後爲至治之世。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斯言，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愛敬生於中而形於外。惟聖人爲能有常而無失也。於齊衰，哀有喪也。於冕衣裳，貴達尊也。於瞽者，矜困窮也。推之，則帝王所以治天下之綱要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仰之彌高，愈探而愈覺無窮也。鑽之彌堅，愈進而愈覺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及；忽焉在後，則又過。

之。蓋得其中爲難也。非工夫深至者。其能發是言乎。雖然。其高未易攀也。其堅未易入也。聖人之中。未易可得也。而夫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以其序而進之。其所爲循循善誘者。不過博文約禮而已。博文者。使之集衆義於見聞之間也。約禮者。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也。一俾博聞格物致知也。約禮克己復禮也。博而約。學之大端不越是矣。惟夫子循循善誘如此。故使我欲罷不能焉。蓋自不能以己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之卓爾。必曰如有言其始見之端者。然也。卓爾者。其聖人之中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言已雖見是而不能遂止於是。蓋誠者天之道。由誠之而進。非大而化不能以與此。蓋至此非力之所能爲也。此顏子之所以喟然歎歎。反復誦味此章。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皆可得而研求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人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子路欲爲臣之意。以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以任其喪事。蓋不爲過意欲尊其師也。不知方是時。夫子退而閒處。無家臣之時也。因疾之病而強爲之。是欺而已。理不應有而強使之有。故曰欺天。子路孔門之高弟。而所見若是之偏者。蓋意有毫釐之差。則流於欺詐而不自覺耳。故君子戰兢自持。而每懼其或偏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貢以美玉爲喻。疑夫子將終藏不售也。夫子則以君子豈不欲用於世乎。其不輕售者。待其可耳。子貢謂求善賈。則非矣。待賈者。循乎天理。而求善賈。則已心先動矣。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爲真欲往也。故疑其陋。以爲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無入而不自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獨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而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之教人。每指而示之近。使之有履踐之實。人人皆可勉焉。行而有至。則存乎其人。充盡則聖人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無息之體也。自天地日月。以至於一草木之微。其生道何莫不然。體無乎而不具也。君子之自強不息。所以體之也。聖人之心。純亦不已。則與之非二體矣。川流蓋其著見易察者。故因以明之。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德。因人之秉彝。而目之於色。亦出於性也。然此則溺其流而不止。彼則汨其情而不察。是何歟。則以夫物其性故耳。故君子性其性。而衆人物其性。性其性者。天則之所存也。物其性者。人欲之所亂也。若好德如好色。則天則存。而人欲遏。性情得其正矣。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雖覆一簣。然進則不可量。雖餘一簣。然止則無所望。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己。而由人乎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若以不惰爲專心致志。則其他門人高弟亦能然。何獨回也。所謂語之而不惰者。謂不惰其言也。蓋顏子聞夫子之言。默識心通。躬行實踐。是夫子之言。昭明發見於顏子日用中也。此之謂不惰。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顏子既沒之後。夫子稱之之辭也。蓋其日進無疆。於聖爲幾矣。然未至於聖。則猶有所進焉。至於聖。則止矣。所謂止者。大而化之。止於中而成乎天也。此顏子所以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歎。與橫渠張子曰。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乎未見其止。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養苗者。不失其耘耔。無逆其主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或弗耘。或振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有其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己。秀而不實者也。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可畏。以其進之不可量也。然苟至於四十五十。猶於道無所聞。則其不能激昂自進可知。因循至是。則亦無足畏者矣。辭氣抑揚之間。學者所宜深味也。雖然。有至於四十五十而知好學。如中庸所謂困知勉行者。聖人猶有望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明義而正告之也。如孔子對齊景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類。是已。巽與之言。委曲而開導之也。如孟子告齊宣王。是心足以王矣之類。是已。自非肆於惡而無所忌憚者。其聞法語之言也。能無面從乎。其聞巽與之言也。能無說於心乎。然而聞善者。將以善其身也。於法言則當佩服躬行。而改其未合者。於巽言則當紬繹思慮。而究其所以然者。若是。斯有以善其身矣。苟惟心說而不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非。則亦何有於己哉。故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

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成都范氏曰。如此類。皆夫子所常言。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有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己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認私意而不知徙義。則是失其所主。謂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佞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此不可作細事看。惟不忽於卑近。實用力於斯者。乃知其未易耳。蓋人惟有己而有物。有物故有恃。有己故有求。不佞不求。則私欲不行。而善道可進。將何用而不善。子路聞夫子之言。以爲道如是足矣。遂有終身誦之之意。夫不佞不求。非不善也。而子路終身誦之。則不足以爲善矣。蓋不佞不求之外。必有事焉。至於聖不可知。皆由道而進也。苟終身誦夫不佞不求而已。則亦不過於利仁者之事而有所止也。聖人先後抑揚。所以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人徒見其臨事之能處也。而不

知其自守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時而後人知其後彫耳。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三者天下之達德。君子之所以成身也。不惑者見理明也。不憂者其樂深也。不懼者守己固也。然固有

不惑不懼而其樂未充者。涵養其德性未至也。不憂其深矣乎。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於正而不他。然後可與共學。而由其序。然後可與適道。有諸己。然後可與立。充實積久。理明義精。然後可與權。事事物物莫不有中。中者天理之當然。不可過而不及者也。毫釐之差。則失之矣。何以取中而不失乎。所以貴於能權也。權者。權其輕重而適其平之謂。此君子所以貴於時中也。或者不知權之所以爲中。乃指爲反經合道。夫經者。道之所以爲常也。權者。所以權其變而求合夫經也。既反經矣。尙何道之合乎。以至於堯舜之禪。湯武之伐。周公之誅。蓋亦如夫夏葛冬裘。飢食渴飲。當其可而已。非理明義精。疇足以識之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此夫子所刪去之詩。亦非今所存唐棣篇中語也。其意則以爲唐棣之華。則翩其反矣。非不爾思。而室則遠矣。夫子謂道非遠人。特未之思耳。以詩語之未安也。故刪而不取。詳味夫子斯言。辭則抑揚。意蓋無窮也。夫道以爲易知乎。則精微之際。未易可擇也。以爲難知乎。則其天然之理。本自不隱也。曰易。則

學者將忽而不克究。曰難。則學者將怠而不知進。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顯微之幾。循求之序。亦涵蓄而備盡矣。

鄉黨篇

此篇所記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際。可謂察之精矣。門人亦善學聖人哉。蓋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汎而無進德之地也。故卽其顯見之實而盡心焉。存而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體用不離。而其高深者爲可以馴致矣。真善學聖人者哉。百世之下。讀是篇者。亦可以知所用力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順之貌。似不能言者。自卑而先人也。信順而貴讓。處鄉黨之道則當然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便言。於事敬肅也。言惟謹。於言簡嚴也。在宗廟朝廷則當然也。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河東侯氏曰。閭閻。中正而敬也。侃侃。和樂而敬也。敬一也。閭閻侃侃。上下之交也。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

此君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楊氏曰。蹏蹏。不敢寧處也。張子曰。與與。容色不忘向君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願矣。色勃如者。變色也。足躩如者。改容也。承君命而起敬也。揖所與立。左右手。順所向也。衣前後襜如。左右手。而衣亦隨之。合節也。趨進。翼如。如翼之張也。賓退。必復命者。敬終其事而紓君敬也。此皆爲擯相之時。容節然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入公門。則改容而不敢少肆。非必君之在焉也。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闕。行以度也。行不履闕。非獨入公門爲然。特於此記之耳。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亦君不在焉之時也。其言似不足者。雖在君虛位之前。與人言。亦不敢少舒也。夫君不在焉。而莊敬也如此。則其事君之誠可知矣。若以爲虛位而不之起敬。則履霜。堅冰。所致有不可勝言者矣。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蹞蹞如也。攝衣而升公堂。則容改矣。屏氣如無息。心莊而氣肅也。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位。蹞蹞。始終以敬也。自攝齊升堂以下。升而有事於公堂之節也。自出降一等以下。降歸其班列之節也。此君在之時也。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執圭。鞠躬如不勝。敬其事。若不克也。上則如揖。下則如授。升降之容也。勃如戰。色戒懼也。足踏踏。如有

循不舉足而曳踵也。此皆以重圭之故也。大夫聘於他國，則執圭，享禮有容色。程子曰：享燕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通，此既聘而享之時也。私覲愉愉如也。既享而私覲，則又和悅矣。自其在宗廟朝廷以下，皆孔子爲大夫時出入起居之節也。

君子不以紺黻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紺、齊服。黻、練服。不以飾，別嫌疑。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君子無時不居正也。范氏曰：言君子則不獨夫子，凡君子皆當然。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

衫、單也。表而出之。孔氏曰：加上衣也。蓋嫌其見體耳。一衣服之間，莫不有義存焉。豈苟云乎哉。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內外以稱也。君子惡夫不稱也。

裘裘長，短右袂。

孔氏曰：裘長，主溫。袂短，便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常日之寢衣，所以致其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尹氏曰：居，家居也。家居取其適於溫而已。若夫接賓客之際，固不可去喪無所不佩。

異吉凶也。佩亦有所當佩。楊氏曰：佩非特玉而已。蓋若觿、礪之類皆佩焉。非帷裳必殺之。

楊氏曰：裳亦有殺。惟朝祭之服用正幅，如帷然，則不殺。蓋朝祭之服，義取於正幅而已。其他固當殺也。羔裘玄冠不以弔。

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程子曰：孔子在魯致仕時，月朔朝也。蓋雖致其事，而猶往月朔之朝。蓋爲臣之恭也。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明衣布，孔氏曰：沐浴衣也。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變食遷坐，蓋皆變易其常，致敬而不敢違寧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飯也。或曰：厭當作平聲，言不待精細者而後屬厭也。蓋聖人於飲食非有所擇也。苟非如下所云不

食之類。則食無精粗皆可以飽耳。

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饘。傷濕也。餲。味變也。餒。潰而耗也。敗。淪而壞也。色惡。非其本色也。臭惡。失其芬香之正也。失飪。失生熟之節也。不時。非食時也。割不正。解牲之不得其制也。不得其醬。調味之不得其宜也。割不正。疑是謂燕享之時耳。夫飢而食。天之理也。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毫加意於此哉。而有所不食者。亦以其理之所未安耳。蓋從容乎天則如此。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

食以五穀爲主。肉氣不可使勝穀。養生之道則然也。彼徇於味者。則豈是之思哉。飲酒隨其多寡之分。主於不及亂而已。程子曰。不獨不可亂志。只血氣亦不可使亂。澆洽而已可也。沽酒市脯不食。謝氏曰。與康子饋藥。不敢嘗。同意。食不去薑。辛甘皆所以養。亦不可闕也。不多食。食以節也。聖人衛生之嚴如此。非私其身也。蓋無乎不盡其道而已。在他人。非慢易以輕身。則取利以自私而已。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褻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一本云。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之意也。

食不語。寢不言。

先儒謂直言曰言。答述曰語。專一於寢食。非言語時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必祭先農。菜必祭先圃。蓋報本之義。故物雖粗薄。而於其祭也。必亦致其嚴肅焉。誠之所存。非徒然也。

席不正不坐。

正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舉此一端。他皆然耳。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少而從長。順也。舉此一端。餘可見也。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之有儻。所以驅攘病氣。有是理。故有是事也。朝服而立於阼階。敬其事。且以存室神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誠於其所問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而不敢嘗。謹疾也。不以告。則害於直。故敬受而直告之。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仁民愛物，固有閒也。方退朝始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敬君之賜也。正席而嘗，以示變也。用之祖考，示不敢易也。楊氏曰：食則或恐餒餘，故不敢祭。惟腥乃可熟而薦也。生則畜之，以待有事，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程子曰：恐君之客己也。蓋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卽先飯，如爲君嘗食。然恐君之客己而不敢當也。必先飯者，以食爲先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雖不興，不忘恭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孟子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若非常仕，而以其官召之，則君之召也，固當度義而行。度義而行，乃所爲敬君而不敢欺也。

入太廟，每事問。

解已見上。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無所歸。謂無親戚任之者。則其責在朋友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與己敵。其通有無。蓋常義也。故其饋雖多。可以無拜。於祭肉則拜之。重其先也。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體不肆也。居不容。安舒而已。非惰也。一本有門人之察聖人。其詳至於寢處之際。無不盡者。皆

人之學。固如此哉。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替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與之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車中之容。哀有喪。重民數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不虛其禮意也。

迅雷風烈。必變。

敬天之怒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

此升車之節也。一說引曲禮君出就車則僕併轡授綏。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駟凡六轡。攬之爲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於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夫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是無往而不爲道也。聖人言語容貌衣服飲食至纖至悉之間無不盡其節。非聖人之循之也。聖人之德之盛固無非道之所存也。在學者之進德則當以聖人爲準的。致精於事事物物之間。謹其節而求所以勿失者焉。故中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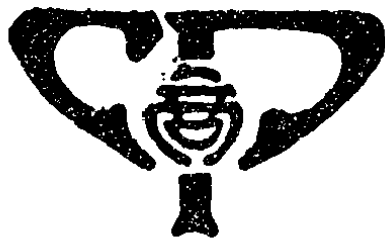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非止爲事君而言。色斯舉矣。炳先見於幾微也。翔而後集。從容審度而後處之也。若是則悔吝何由而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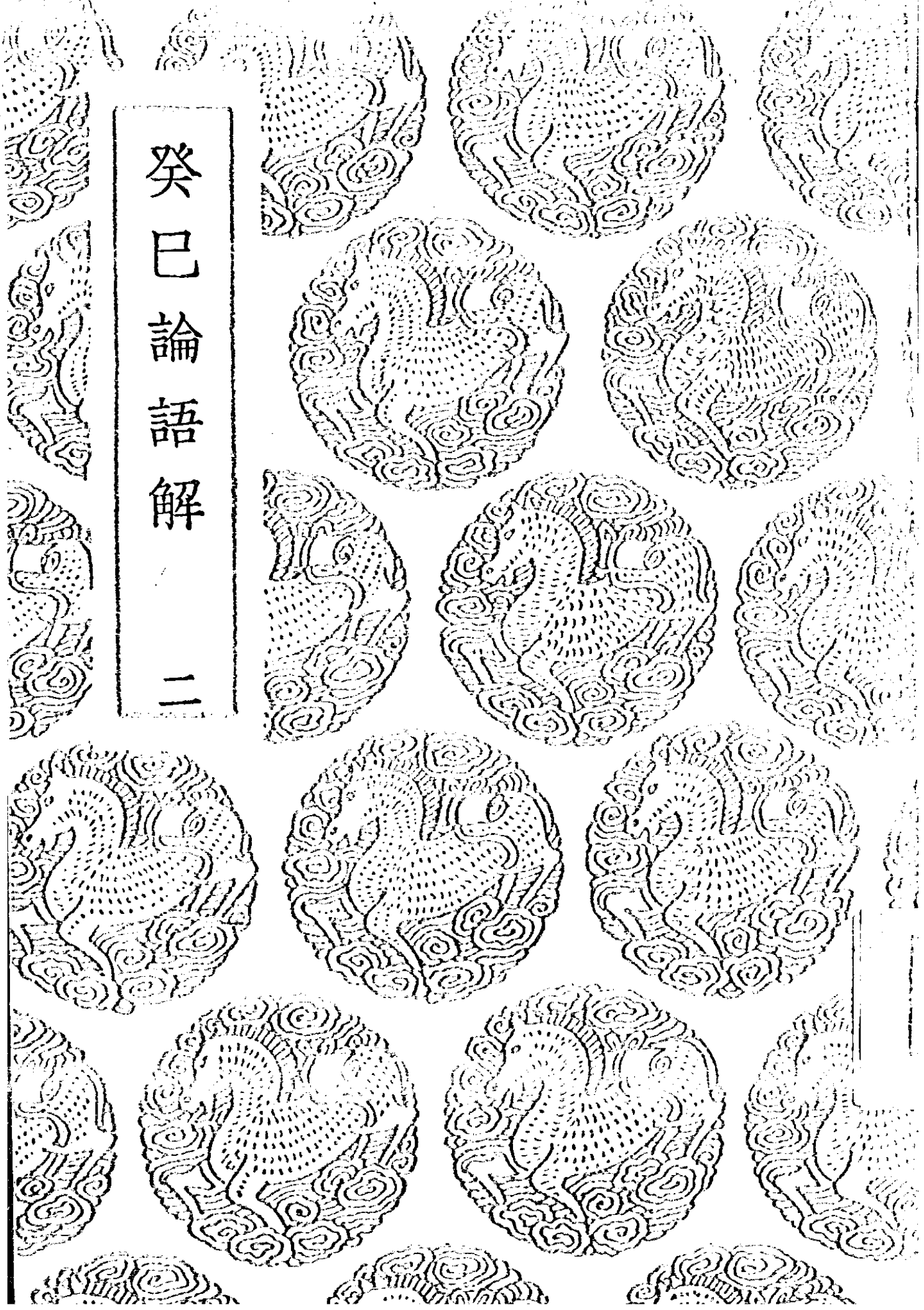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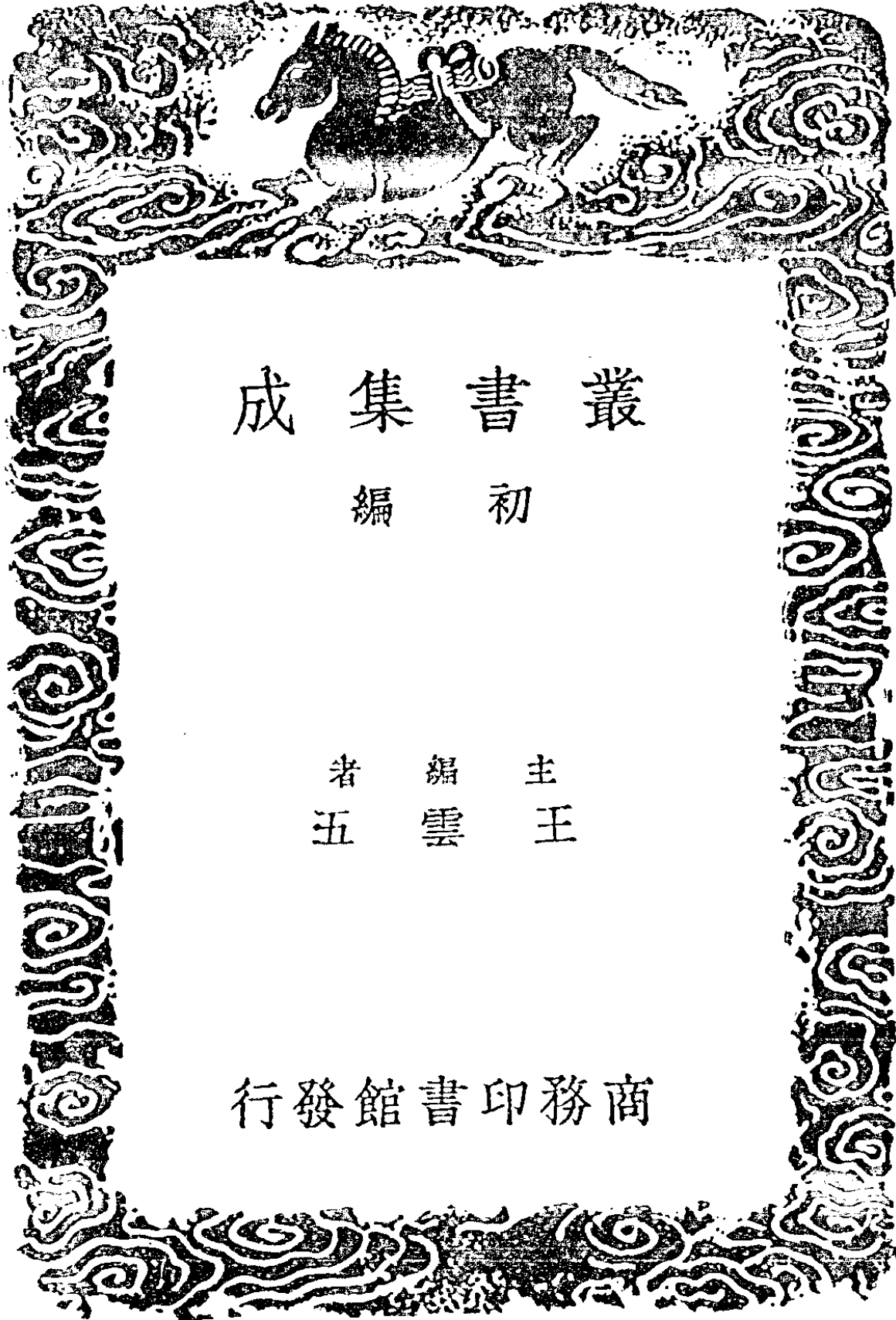
橫渠曰雌雉魯俗一無所貴。仲尼傷薄俗易流。所美非是。仲由不達。乃具羞以饋。三嗅而作。察也不食者。知所以美之非美也。





癸巳論語解
二






成 集 書 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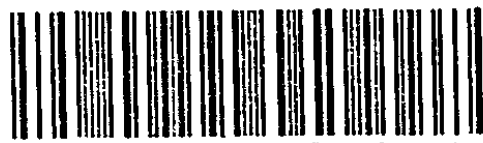
編 初

者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癸巳論語解
(二)



3 0649 0035 4

張 拭 撰

癸巳論語解卷第六

先進篇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野人君子。山後人之稱也。前人於禮樂。務其質。而於文有所未足。後人則習其文。而日盛矣。惟其文之盛。故以前輩爲野人。而自謂爲君子。文勝而過質。則於禮樂之實。反有害。故聖人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程子曰。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奢則不孫。儉則固。與之不孫也。寧固。此之謂也。或曰。然則從周之說。奈何。蓋文莫備於周。大體固當從周。而其末流文勝之弊。則不可以不正也。從先進與從周。固各有義耳。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夫子於陳蔡者。自顏淵而下。當時偶不在門。故夫子思其時。人才之盛。而稱之。所謂言語。政事。文學。皆由一道入。而有所自得者。至於德行。則默而成。而以造其全。蓋不可以一事名也。彼三者。未免利仁之事。進乎德行者。則安仁之事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常人聞夫子之言不能疑而問。與問而不當。固無所助也。學者則有助矣。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是也。謂顏子非助我者。以其於吾言無所不說。蓋回聞夫子之言。無不得於其心。而無疑之可復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與禹吾無閒然之閒同。凡有所未盡。則有閒而可言。處之盡其道。人無得而閒然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復白圭之章。其感於中者深矣。謹言如此。則謹行可知。言者人之所易故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必若顏子而後謂之好學。他人皆不得與焉。則聖門問學之方。蓋可知矣。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謂才與不才雖異。而彼此均爲其子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己則子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椁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謂天之喪已者。以顏淵之死而下天意。懼斯道之不傳也。哭之慟而從者曰子慟矣。門人恐聖人哀之過也。聖人有過乎。情之至而不自知其慟。故曰有慟乎。然謂非夫人而誰爲。則其節固在乎其中矣。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葬以禮者。謂得其理也。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及其死。門人乃欲厚葬之。則失其理矣。夫子止之而不可得。謂回雖視子猶父而已。不得視之猶子。以有顏路故也。其曰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其誠於幽明之際如此。顏子之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也。門人記夫子之所以處之者甚詳。所謂仁之至而義之盡者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人以鬼神與死爲異事。而不知其爲常也。蓋不越於理而已。由聚散故有死生。由幽明故有人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矣。知生。則知死矣。事人者。事君。事親。事長之類。是也。知生者。知所以生也。然則所謂事鬼神之理與死之理。豈外是乎哉。故君子之於學。務於其近而已。而其遠者莫之能違也。若異端則以鬼神與死別爲一說。驚怪恍惚。而其失莫之窮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於篤敬。故閔閔。進於和樂。故侃侃。直而果。故行行。有諸中。形於外。莫揜也。故夫子樂其實焉。若由也。

不得其死然。謂如山之氣象。蓋有不得其死之理。此爲疑之之辭。而因以警之也。孔悝被劫。子路死之。誠不可以不死。謂之不得其死。不可也。然其從孔悝。則有爲之死之理。始擇之未善也。則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比干。則可謂得其死者矣。然則求生以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而與是類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先儒謂長府爲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過而改爲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斂之意乎。故閔子以爲常仍舊貫而不必改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以瑟爲言者。蓋瑟之聲音象其中之所存也。子路之氣稟偏於剛。雖其學之有至。氣質不爲不變。然於其所偏終有化之未能盡者。在聖人之門。爲有未和也。斯言所以警子路而進之。而門人聞此。遂有不敬子路之意。蓋未知子路之所至。與夫聖人發言之意也。故復從而開曉之。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爲次序淺深亦已多矣。其於用力亦可謂至矣。獨未及夫閫奧之地耳。由室而言在堂者。則爲未至。所當勉以進也。由宮牆之外而望其升堂者。則不亦有閒乎。聖人斯言。非特以發明子路。亦所以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子張高明。故常開擴。子夏敦篤。故常收斂。開擴則未免於有過。收斂則未免於有不及。然二子之過不及甚微。特未得其中而已。夫子謂過猶不及。過與不及爲未得其中則均也。今以論語所載二子之言行觀之。其所過與不及者。蓋亦可得而見矣。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哀公十年用田賦之事也。再有時爲季氏宰。考之國語。蓋嘗以此事訪於夫子。而卒莫之救。以再有爲宰之時。而季氏之賦倍他日。此夫子所以有聚斂附益之歎。而孟子又發無能改於其德之論也。再有旣爲季氏之臣。所當救正其非。使之由於法度。今旣不能正。而又順其所爲。私門益以封殖。則公室益以衰弱。此求之所以得罪於聖門爲深也。原求所以至此。蓋不能如閔子見幾而作。因循陵遲而不自知也。有志於學者。亦鑒諸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墮。

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墮則氣俗。此皆其氣稟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其所偏矯厲而擴充也。然曾子之魯。其爲學篤實。故卒能深造於道。非唯質不足以病之。而適所以成之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顏子之庶幾於聖人。以其屨空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然猶曰屨焉。特未若聖人之純焉耳。聖

人則絕四矣。顏子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也。賜不受命而貨殖，賜之貨殖亦豈如他人哉？特未免有意於豐約之閒耳。此則於天命之自然者爲不能受其正，而其聰明所及，億度而多中焉。以其資稟之高故也。然億而屢中，則不能以皆中也。苟惟天理之安，則不待於億而無往不中矣。聖門惟子貢聰明亞於顏子，故聖人嘗問以與回孰愈，而於茲又發此義，所以進之者遠矣。程子曰：此亦子貢始時事耳，其晚歲所進，蓋不可以是論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程子曰：所謂善人者，不爲不善也，故不必踐舊迹而已。有不善，則能改之矣。雖然，亦不能造道之遠與也。苟能之，則賢遠也，不止爲善人而已。或曰：善人者，未能有諸己乎？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己者，蓋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己，則不可，然謂其盡夫有諸己之道，則亦未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惟其言之篤厚，是與？當與其君子者乎？與其色莊者乎？君子，謂行稱其言者；色莊，謂行遠於言，居之不疑者。此言取人常聽言而觀行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義固常勇於爲。然有父兄在。則亦有不可得而專爲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其勇蓋如此。於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也。特患爲之之意。或過焉。而於其當稟命而行者。有所闕焉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力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不及之患。其成德達才之道。可謂至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以顏子之後。而憂其或不免。若顏子之言之意。則謂夫子免於難。則已亦何敢果於死。聖人微服而過宋。爲死之傷勇故耳。則顏子亦烏得果於死哉。然或不幸而不得免焉。則亦有之矣。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樂由求之從己而稱之爲大臣。故夫子小之。而爲之言大臣以道事君之事。道謂正理。不可謂不合於正理也。有不合於正理。則爲大臣者必從而止之。由求爲季氏之臣。坐觀其失而不之止。是不以道事君也。直尸祿備數而已。故曰具臣。然則從之者與。季子以其不能止。則當無不從也。方是時。季氏無君之心已著矣。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非惟言由求所長。抑可以使之聞而懼也。或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何必由求而能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其始也惟利害之是徇而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至蹉跌。以至於從人弑父與君者。蓋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其始從曹操劉裕之時。亦豈遂欲弑父與君哉。

惟其漸浸順長而勢卒至此耳。雖然，自弑父與君以下，苟一事不以道而苟從之，皆爲失大臣事君之義。如由求未免乎是也。至如他人之因循以陷於大惡，則由求不至乎是也。然在聖門固亦不免於具臣之譏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爲宰，其本不立而置之事物酬酢之地，將反戕賊其心矣。故夫子有賊夫人子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而學固不獨在於書籍之間。然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行，古之人所以畜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己，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至於上聖生知之流，宜莫待乎讀書矣。而夫子每以好古爲言，蓋聖雖生知，而亦必由是以成之也。如子路之言，將使學者以聰明爲可恃，而無復敦篤潛泳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爲弊，有不可勝言者。原子路發是言，特禦人以口給耳，而不知其失之若此也。故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所以責之之深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

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聖人因四子侍坐之際。從容以問之。將使之深省。且有發也。三子之對。皆非偶然而爲是言。所謂可使有勇且知方者。蓋有勇而無義則亂。勇而知方。教之所行也。所謂可使足民者。使百姓均平。無不足之患也。言三年而可使如此。其先後條貫。素定於胸中。而知其然也。所謂願爲小相者。習乎先王禮文之事也。三子者自體察其力之所至。此皆言其實也。向使用力不素。驟聞聖人之問。非茫乎無所措。則泛然肆其說矣。至於曾皙。則又異乎是。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之詳者。蓋已可見從容不迫之意矣。言莫春之時。與數子者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吟咏而歸。蓋其中心和樂。無所係累。油然欲與萬物俱得其所。玩味辭氣。溫乎如春陽之無不被也。故程子以爲此卽是堯舜氣象。而亦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之意也。皙之志若此。自非其見道之明。涵泳有素。其能然乎。然而未免於行有不揜焉。則以其於顏氏工夫。有所未能盡耳。夫子以三子之言之實也。故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禮者。爲國之理也。言之不讓。則爲廢禮。而失所以爲國之理矣。如求與赤。則庶幾乎能讓者。故復因以稱之。

顏淵篇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盡己私，一由於禮，斯爲仁矣。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曰：一日克己復禮者，此言克己之至也。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無一事之不該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爲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與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克己之目也。勿者，禁止之辭，用力之要也。不言思者，程子四箴所謂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或曰：克己之功，自始學至於成德，皆所當從事乎？曰：然。始學者當隨事自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克之力，則所見漸深，所見深，則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爲，皆爲非禮。克之功，猶在所施。至於大而化之，則成乎天，而後無所用夫克矣。夫以顏子聞夫子之言，宜其默識心通，而方且問克己之目而請事斯語，此顏子之學聖人所以爲有始有卒也。學者果欲從事於聖門，則可不以顏子爲準的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平日之涵養一於敬，故其出門使民之際皆是心也。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強恕者爲仁之方也。凡人有欲而不得則怨。若夫平易公正。欲不存焉。則已無所怨於人。和平之效。人亦何所怨於己哉。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用力愈深。則其言也愈不敢易矣。故仁者之言必訥。以其爲之之難也。司馬牛蓋易其言者。故夫子以此告之。使之深省乎用力之難而勉之也。觀牛聞夫子之言。而遽曰。斯謂之仁矣乎。則牛之易其言可知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蓋多憂者。故因其問君子。而以不憂不懼告之。不憂不懼。固足以盡君子之道也。若牛之意。則以爲漠然忘其憂懼而已。疑以爲未足以言君子也。不知聖人之所謂不憂不懼者。以夫內自省察。無所愧病。故得其樂。而物莫之嬰也。能進於是。非君子乎。曾子之守約。蓋此也。使司馬牛而知所從事。則勉之於己而已。不然。徒膠擾於憂懼之域。而何益乎。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牛之兄弟。司馬魋也。牛以其爲惡。不能以自保也。故有孤立而亡。兄弟之憂。若子夏之意。則以在外者。不可以強求。而在己者。可得而修勉。故知死生之有命。則當受其正而已。知富貴之在天。則當行吾義。

而已。張子曰：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夫死生則有命，富貴則在天。君子夫何爲乎？以敬而無失爲主。其接人則恭而有禮而已，敬而無失在己，居敬而不違也。恭而有禮，待人恭遜而中節也。此乃人道正理，以行於世，而人自樂親之。四海之內，何莫非兄弟，是則何孤立之憂乎？易所謂顯比者，是其義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呂氏曰：譖者，毀人之行；愬者，愬己之私。浸潤者，漸進而已；內有所未入，膚受者，面從而已；心有所未然，明者知幾，遠者慮終，必拒其始，然後譖愬不得行。不然，則始雖漸進，久則言入，始雖面從，久則心然。茲說備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傾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爲急務，然信爲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誰與用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文猶質，質猶文，言文質相似，俱不可無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言苟文可去，則虎豹之鞞與犬羊之

韓何異。此可見文質之俱不可無也。夫有其質則有其文。質者文之本。而文者所以成其質也。質立矣。而文生焉。體用兼備。表裏兼資。君子所以爲彬彬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以用不足爲憂。而有若之對。循其本以告之。夫徹者。周家什一之法。徹法行。而百姓無不足之患。百姓足。則國斯強固。而君以安榮。亦無不足之憂矣。儒者謀人之國。未有不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足國之道在乎是。則庶乎知爲政所當損益者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辨惑。修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日新。德之所以崇也。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亦有時而失其理。二者蓋相須也。人之生死有命。豈容我欲之乎。以愛惡之私情。而欲人之生死。其爲惑也不亦甚乎。推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引詩爲證。言此其誠實之不富。祇以自取異云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爲政以敍彝倫爲先。彝倫不敍，則節目雖繁，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彝倫所爲敍也。雖堯舜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楊氏曰：景公雖知斯言之善，而不能反求其所以然，所謂說而不釋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聽獄之辭，以片言決其是非，而人無不順聽者，則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於人故也。記語者復載其無宿諾之事，古注訓宿爲預。尹氏曰：不預諾，所以全其信也。蓋推此一端，則可見季路平日所以自盡者，宜其有以信於人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聖人之意，不以聽訟爲能，而以無訟爲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然。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亡也。故教之以孝愛，而悖慢之訟亡矣。教之以禮遜，而傾奪之訟亡矣。以至於均田有制，民得其養，而田野之訟何自而興？昏姻以禮，不失其時，而昏姻之訟何自而興？凡此皆使之無訟之道也。况於在聖人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同於化育之功者乎？記語者載此以承上章，則有以見仲由之道爲未宏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以子張之難能，其於爲政之方，不患其不能知而行也。所患者誠意不篤，有時而或倦，徇於其外，有時

而不實耳。居之無倦，則誠存於己。行之以忠，則實周於事。充之，則聖人之所以爲政者，亦無越乎此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見前。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勸長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爲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己，則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擠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爲政之本，正己爲先。帥以正，則無敢不正者。蓋己正而後教之，則人樂從之。不然，雖刑罰日施，亦莫之禁矣。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橫渠張子曰：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使民無所不足，則不見可欲，而盜心息矣。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長人之本矣。民亦將以不肖之心應之。又焉能禁止其惡乎。欲善者。欲民之善也。所謂以人治人也。是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民將率從不變。如風之所動。其孰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與達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若有求聞之異。則其心外馳矣。烏能達乎。以質直爲尙而好義。則能實進於善矣。察言而觀色。則酬酢之方。進退之宜。皆有以審處矣。慮以下人。則能自克其驕矜之意矣。若是。則處己處人。皆得其道。其何往而不可行乎。固不問夫人之知與不知也。色取仁而行違者。其色若有取於仁。而中心不然。若是者。雖欲以竊取一時之譽。而自心以及家邦。豈復有可行之實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樊遲於夫子從容於舞雩之時而有問焉。所謂崇德。修慝。辨惑者。亦可謂之切問矣。故夫子善之。先事

後得先其所事而不計其得。此德所以崇也。若先有求得之心。反傷於德矣。攻己之惡而不暇攻人。此隱所以修也。若專意於攻人之惡。則其心先有害。而於己亦莫之省矣。忿之不忍。至於忘身。以及親。此惑之大者也。是不可不謹於微而懲其源乎。此三者皆修身之要務。斯須之不可忘者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原人之性。其愛之理乃仁也。知之理乃知也。仁者視萬物猶一體。而況人與我同類乎。故仁者必愛人。然則愛人果可以盡仁乎。以愛人爲可以盡仁。則未可。而其所以愛人者。乃仁之所存也。至於問知而論以知人者。亦猶是耳。樊遲未達。疑其未可以盡也。夫子復告之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言知人之功用如此。遲猶有疑焉。而訪之子夏。觀遲之在孔門。雖資稟之鈍。然亦務實者。故凡遲之所疑者。在他人則亦忽而不之疑也。其於師友之際。問辨之不置如此。子夏聞夫子之言而富之。舉舜湯之事以擴其心。於此蓋可見知人之爲大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者。有不善則告之。而無隱也。善道者。以善誘掖之也。斯二者亦足以盡友道矣。苟其不以爲可。則止焉。蓋友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有止之義。若強聒焉。非徒無益。反以自辱傷友道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朋友講習。與夫攝以威儀。莫非文也。爲仁固由己。而亦資朋友輔成之。輔云者。左右翼助之意。蓋非惟切磋之益。其從容浹洽。相觀而善。所輔爲多。

癸巳論語解卷第七

子路篇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身率之於前而勸相之於後，充此固足以盡爲政始終之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之敦篤乎是二者而已。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先有司，則事有所任，赦小過，則人得展其才，舉賢才，則可以成治而善俗。爲政亦不越是三者之爲才，則人才誠未易知也。故仲弓有焉知賢才而舉之之問，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立賢無方之公心也。然則又奚患賢才之不聞哉？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雖爲衛國而發，實爲天下國家之要也。正名之道，莫先於人倫之際。當時衛國自其人倫蓋已不正矣。故夫子首以爲言，以子路之賢而以爲迂，迂謂其難行也。聖人以爲野者，以其不闕其所不知也。於

是爲之言正名之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凡在天地間，洪纖高下，是非美惡，有其物，有其事，則有其名。蓋理之所定也。名之不正，則洪纖高下失其倫，是非美惡紊其宜，言之斯不順矣。言之不順，則拂於人心，而人莫之服。事之所以不成也。事不成，則失其序而不和。禮樂之所以不興也。禮樂不興，則必至於從事於刑罰以強人之從己，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其手足矣。名之不正，其弊蓋至此。若夫君子，則其名必可言，其言必可行，未嘗有所苟，以其正名爲先故耳。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遲請學稼圃之意，以爲在上者當盡力以先民也。夫子答以不如老農老圃，謂非君子所當事者也。樊遲既出，而復申言之者，遲無以復，而義有未盡也。小人云者，爲其所見者小人之事也。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而有弗從者，好之未至焉耳。上好禮，則篤於恭讓，故民視之而莫不尊敬焉。上好義，則動而得其宜，故民心爲之厭服焉。上好信，則誠意下孚，故民亦用其情而無敢欺焉。感應之機，固不遠也。是非徒有以得其國之民，四方之人莫不願爲之氓矣。區區欲下從農圃之事，以得民者，其亦小矣。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人情事理皆具於三百篇之中，故誦之而可以達政，三百篇皆易其心而後語，得其所以言者也。故誦

之而可以專對。若誦詩矣。而於此一者無得焉。則是誦言而忘味者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從違之本。不係於令。係於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之先。固兄弟也。而方春秋之時。二國之政。陵夷亦無以異也。故聖人歎息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無求富之心。於其合也。完也。美也。而皆曰。苟焉。則其欲不競於物可知矣。此所以爲善居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矣。則當富之。富矣。則當教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冉有亦可謂善問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卽其期月所立之規模者也。充之而已矣。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善人相繼。百年之間。其教化之所及。亦可使民不由於惡。若夫進乎此。則其風化固不止於此也。故繼

之以王者。必世而後仁焉。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人之所及矣。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聖賢之論爲政。未有不本於正身者也。正其身矣。則其推於有政。亦是理而已。身且不能正。其於正人若之何哉。後世之治。未有能使人心悅誠服者。以此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事止於一事而已。若政則綱紀存焉。政雖有。但爲一事者。而其所該固非止乎是事而已也。季氏之所爲。冉子之所得與者。事耳。苟有意於政。則豈有不咨於孔子者乎。冉子以事爲政。聖人辨之。亦因以警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二言者。興喪之端實分焉。蓋知夫爲君之難。則必思所以自勉者。而其易將至矣。惟樂其從而。不察其不善。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與之俱淪亡而後止矣。聖人之言。含蓄而無弊。故問一言可以興喪。則以爲言不可以若是而舉其幾者焉。幾。近也。既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必曰。如知爲君之難。而後以爲幾焉。既曰。惟其言而莫予違。必曰。如不善而莫之違也。而後以爲幾焉。亦可見立言之密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此政之善也。然未有澤不及近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爲者必苟，故反以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以害大事。不欲速，不見小利，平心易氣，正義明紀，爲其可繼而已矣。以子夏之規模，夫子恐其小成也，故以此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者，順其天性而不以人爲害之者也。父子之親，性之理也。其更相爲隱，是乃若其性之自然而非有所加於其間也。若於所當隱而不之隱，則是逆天性之理。斯爲不直矣。世之循名而不究其實者，其於君臣父子之際，拂其所以爲直之理，幾何其不若是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亦敬也。端莊儼恪之謂。執事敬，當是事則主是事也。與人忠，無敢欺，無敢慢也。要須從事之久，則下學上達，意味日深，仁其在是矣。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以言其工夫不可間斷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聖人三答子貢之問。雖有淺深。然皆篤實爲己之事。士之爲士。以實爲貴也。行己有恥。不爲不義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周於用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雖未知其見於用何如。然其孝弟之行。已信於人也。至於言必信。行必果。雖有未能合於義。而亦區區庶幾期於自守者。小人云者。謂所見之小耳。子貢初有疑於今之從政者。於是而知夫子之意有在。則又以爲問焉。程子曰。志苟急於斗筭。惟恐其不能暴見也。蓋徇外而不務實。則不可謂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中行。謂中道上行者。狂者所見高明。而行有未及乎其見。狷者所守堅確。而見有未得乎其理。不得中行。則斯二者亦可以與之。進而裁之於中也。蓋狂者力行以踐之。則其見不差。狷者致知以明之。則其守不失。而中可得矣。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巫醫。專精於祭祀疾病之際。非無恆者所可爲也。無恆者。雖巫醫且不可爲也。聖人善斯言。而引易之爻義。謂不恆其德者。必至於羞辱承之。又斷之曰。不占而已矣。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和於理也。同者。同其私也。和於理。則不爲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義。天理人欲。不兩立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鄉人皆好之，皆惡之，未可以其人爲善也。蓋鄉人有善惡，則其好惡不容不異。若皆好之，恐未免於同乎流俗也。若皆惡之，恐未免於崖異絕世也。故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則其爲善誠善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非說人之說己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人爲善而取人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小人則徇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己則喜，而不察其非道也。勝己則忌，而惟欲責其全也。此公私之分也。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則奚驕之有。然而能不驕矣，而未之泰者，則亦有之。蓋雖能制其私，而涵養未至，未免乎拘迫者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毅木訥，言其質也。剛則所執者強，毅則其行必果。木者質樸，訥者澀鈍。反是，其去仁遠矣。雖然，有剛

穀木訥之質。亦從事於學而後可以至於仁。不然其質雖近仁而亦莫由進也。一本云計較作爲害仁爲甚。故以剛毅木訥之質爲近仁焉。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悝悝。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悝悝。兄弟怡怡。

切切善道相磨之意。悝悝思慮相成之意。朋友之間不越是二端而已。至於兄弟則特可言怡怡焉。以怡怡爲主。而所謂長善救失者。蓋亦在怡怡之中矣。若有害於怡怡。則爲先失所以處兄弟之道矣。而餘何言乎。以子路之剛果。故告之以此。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以善人而教民。至於七年之久而猶曰亦可以卽戎。言兵之不易也如此。然所謂卽戎者。如易利用行師。利用侵伐之類。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憲問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邦有道而祿食。理之順且常也。若無道之世。退而處約。乃其常耳。而可榮以祿焉。則必枉其道。爲可恥。

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制之於流。未若澄之於源也。欲進於是。其惟克己乎。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居者。志不立。其何以爲士乎。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者。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也。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見其高且特耳。行有一定之操。故不以世之有道無道而改。若夫言則可孫矣。孫言所以避禍也。其孫也。亦豈枉其理哉。特含蓄而不敢盡耳。尹氏曰。爲國者使士言孫。不亦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其有言也。和順積中而發見自然也。仁者必有勇。其有勇也。其惻怛之中誠形於外也。固有務於言。實未至者矣。故有言者不必有德。固有勇於爲。而未必中於道者矣。故有勇者不必有仁。是以君子惟德之務。而言非所先也。惟仁是求。而勇非所病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

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方是時。天下以力相高而不知貴德。南宮适之言。謂強力不可恃而德之爲尊也。夫子不答者。以其有禹稷之言。答之則是已當之也。而以其言之善。則從而美之。使學者知尙德之意也。言禹稷之德而獨稱其躬稼者。舉其見於行事之實也。南宮适亦知言哉。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斯須之間。心不在焉。則爲不仁。是故君子戰兢自持而唯恐失之也。若小人則戕賊陷溺者之深。雖秉彝之端。不容盡殄。而不能以自達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之斯勞之矣。忠焉斯誨之矣。勞者。勸其善以長之也。誨者。語其失以救之也。君子之於人也。忠愛之情篤。故長善救失之意無窮已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鄭。小國也。介於大國之間。其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草創者。具其大綱也。討論者。考之古。驗之今。而詳訂之也。修飾者。善其辭氣也。至於潤色之際。則命幾於成矣。必經子產之手。點化之。而後其精神氣象爲備也。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夫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雖然。鄭獨其爲命之善。可以自保而已。假使賢才有進於此。而經理其國。皆無憾。

如此則豈特僅自保而已乎。凡此皆聖人言外之意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產之德惠爲勝。故獨以此目之。彼哉彼哉。謂其人之不足稱也。人也云者。古注云。如詩所謂伊人。當從此說。蓋如曰之人也。云爾。舉其奪邑而人不怨。則可見其爲政之得宜也。凡夫子之稱管仲。皆舉事以言之。聖人抑揚之意。固亦可見。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富而無驕。易。不矜於外物者能之。至於貧而無怨。非內有所安者不能也。或謂世固有處貧賤而無失。至於一旦當富貴之地。則失其本心。然則難易之論。有時而不然耶。此蓋未知夫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而無失者。特未見其失於外耳。又烏能保其中之無怨耶。蓋一毫有所不平於其中。皆爲怨矣。故貧而無諂。易。貧而無怨。難。無怨。則進於樂矣。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老者。行義爲人所尊之稱。趙魏老在當時。號爲家事治者。公綽之不欲。其德可取也。故以爲趙魏老。則優。若夫滕薛。則小國也。大夫之職。煩勞。意者公綽之才有所不足。故不可爲耳。大抵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而已。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兼四子之美而文之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蓋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故四子之美必兼得之。雖兼之矣，而不文之以禮樂，則亦將失其序而不和，故必文以禮樂而後可也。文之以禮樂，道問學之事也。語成人之極致，至於聖人之踐形而後爲盡，故此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又言其次者，聖人所以引而進之也。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受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敦篤忠信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爲成人。此亦思狂狷之意耳。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士，故人之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之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武仲出奔邾，自邾如防，使來告曰：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於是魯立臧爲焉。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爲賢也，故夫子正之。

子曰：晉文公諂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諂。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天子。正也。懼其不能。故譎而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齊桓本侵蔡。遂至於楚而伐之。責其職貢之不修。其行非正。然其所執之事正。故稱其伐之正。而不見其行事之本譎。是以正而掩其譎也。聖人發其心迹。使晉人勤王之志顯。且使後世知慎所舉而不失其正也。雖然。桓文皆未爲盡善也。聖人斯言。使知夫立意雖正。而用之之差。則反害其本意。又使人知夫所行雖正。而本意發之未善者。亦終不可掩也。大抵始終一出於正。表裏粹然而無疵。乃爲善耳。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夫子所以稱管仲者。皆仁之功也。問其仁而獨稱仁之功。則其淺深亦可知矣。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仁乎。則所以告之者異矣。聖人問答抑揚之意。學者當深味之。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志在上賢。而不萌媚忌之心。以斯一善。其諡以文可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喪。

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禦焉。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

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言而不作。則知其爲之難也矣。故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訥也。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春秋之時。三綱淪。九法斁。至於弑父與君。亦莫之禁也。孔子因陳恆之事。而正討賊之舉。此天下之大幾也。斯事一正。亂臣賊子無所容迹。三綱可整。九法可序。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舉矣。沐浴而朝。敬其事。以下天意也。而公使告夫三子者。孔子豈不知三子之必不以爲可哉。然當是時。孔子已去位。而從大夫之後。君使之告。則不可以不告也。雖然是殆天意而已矣。程子曰。使當時之說得行。則將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命於周。率與國而討之。東周其復興乎。若如左氏所載。以魯之半。加齊之半之說。則是以力而不以義也。豈孔子之心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盡誠而不欺。犯顏而納忠。事君之義大要盡是矣。然勿欺其本也。勿欺矣。則誠信充積。一不得已。有時而犯之。則有以感動之。若忠信有所不足。於事君之道爲未盡。而徒以犯顏爲事。亦鮮味矣。以子路之剛果。不患其不能犯。故告之以勿欺之爲主焉。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達盡其事理也。上達者。反本天理也。下達者。趨末人欲也。皆云達者。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云喻也。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學以成己也。所爲成物者。特成己之推而已。故古之學者爲己而已。己立而爲人之道固亦在其中矣。若存爲人之心。則是徇於外而遺其本矣。本旣不立。無以成身。而又將何以及人乎。一本云。學以成己也。古之學者爲其所當然而已。若爲人而學。其作輟皆以人而已。豈所以爲學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公明賈之稱文子。其言雖美。而實則失之。伯玉之使其言雖謙。而意義永。事情稱也。夫欲寡過而未能。非篤於進德修業者。莫知此味也。則伯玉之賢可知矣。而其使之才亦可知矣。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已見上。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非獨祿位之稱，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之間，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有所止而無所越，皆爲不出其位也。非有主乎其中者，其能然乎。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言過其行，則爲無實之言，是可恥也。恥言之過行，則其篤行可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之道，不越是三者而已矣。自學而言之，則知仁守勇，決三者所當並進也。自德而言之，勇之成名有未及乎知，而知之成名有未造乎仁也。夫子言之而不居，郁乎其忠厚而浩乎其無窮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擬議人之優劣，非知者其能之乎？故亦可謂之賢。而曰夫我則不暇，求之他人，不若篤其在己也。聖人抑揚之間，所以長善揀失者，宜深味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四端五典，雖聖人不自以爲能盡也。而况於學者，其不能之患，何有極乎？而何所願乎外也？若有一毫患人不知之心，萌於中，則其害甚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詐億不信者智術之用而先覺者誠信之存蓋誠信充積於內則人之情僞事之幾微自無得而逃如鑑明於此而妍醜莫隱也若先以逆與億加之則吾固已自墮於欺妄之域矣雖使有時而或中至於情僞之交幾微之會必不能以先覺是猶反鑑而索照也雖然固有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者則以夫天資雖美而誠身之未至也故必曰先覺之是賢此所以貴乎學也一本云孔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爲賢乎此解文義順蓋人必欲以先覺爲賢則未免於逆詐億不信而不知其在己者先陷於巧僞矣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又何必以能逆億於先爲賢乎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辭氣何其溫厚而含蓄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包注固謂疾世固陋此解是栖栖猶皇皇也佞口給也疾猶病也微生畝謂夫子皇皇歷說類夫尙口者夫子以爲非敢爲佞病夫世之固陋云爾病世之固陋而欲以啓告之則有所不得已焉者微生之流蓋未知聖人天地生物之心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之得稱爲其德不爲其力也而况於君子豈不以尙德爲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怨報怨。固爲刑戮之民。然以德報怨。亦私意耳。蓋所謂怨者。猶橫在胸中故也。若君子之心。則何怨之存。以直答之而已。直者。蓋待人之常道。順理之是非也。以待人之常道待怨者。則怨之不存可知矣。然於有德者。則不能以忘德之意。未嘗不存。蓋亦非姑息之謂。特周旋曲折之間。每致其敦篤焉耳。此忠厚之心也。一本云。怨有輕重。若施於己之怨。則犯而不校。何報之有。若君父兄弟交游之怨。則義有當報者。於所不當報而不報。於所當報而報。皆順夫理之當然。此所謂直也。直則非動於血氣可知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莫我知之歎。所以發問者。賜有問焉。可謂達矣。無所必於天。故不怨。無所期於人。故不尤。惟篤其在己者而已。下學而上達是也。下學上達。謂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也。知我者其天乎。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道。故其發言自然如此。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道之廢興有命。公伯寮何所預於其間哉。不曰已而直曰道之將行與廢。方之孟子。子予之不遇魯侯之論。亦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矣。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世者，超然遠舉，不與世事接也。如太公伯夷居海濱之時，辟地，不居亂邦也。辟色，禮貌衰則去之者也。辟言，言弗行則去之者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橫渠張子曰：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迹於人者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聖人非不知道之不可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蓋賢者之隱於抱關擊柝，知其不可爲而遂已者也。彼雖知世之不可以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也。然而玩其辭氣，緩而不迫，則其所養有過於荷蕢之果者與？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去聲矣。

荷蕢聞磬聲，以有心量夫子，然彼獨未知夫子之心也，則以爲區區然欲世之知而已，故謂莫已知，則可以已。深則當厲，淺則當揭，人不已知，則當已也。果哉，末之難矣。謂其言之果而無得與之辨論矣。難去聲。如楚狂接輿，則欲下而與之言，荷蓀丈人，則使子路反見之。蓋察其辭氣，恐或可告語故耳。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疑人君之不可以三年不言也。故有此問。此特以利害論而未究夫事理之實也。冢宰之職統百官均四海三年之間百官蓋總己以聽矣。夫君敕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何以教民孝乎。夫子謂古之人皆然。蓋言此天下之常經古人之通道故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篤於禮則民興辭遜而順其長上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之道不越乎敬而已。敬道之盡則所爲修己者亦無不盡。而所以安人安百姓者皆在其中矣。蓋一於篤敬則其推之家以及於國以及於天下皆是理也。極其至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兆民雖衆其有不得其所安者乎。是則修己以敬一語理亦無不盡者。子路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修己以安人。安人是己之所推而已。又疑其未足也。則告之以安百姓。安百姓是安人之備者而已。又曰堯舜其猶病諸。欲子路之毋忽於斯也。凡覆載之內堯舜固欲己之澤均被之也。有未能焉。是堯舜之所病也。此修己以敬無窮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放達自居而不由於禮。考之檀弓於其母死升木而歌。則可見其人矣。其在莊周列禦寇之下乎。

聖人於其夷蹠以俟。叩其脛而數之。以爲幼而不率其幼。長而無可稱述。如是而老而不死。亦賊於天理而已。蓋幼者當孫弟。是乃天理也。於是而不率。則無往而不爲賊天理矣。方是時。原壤亦長矣。而聖人自其幼不孫弟數之。則見其弊之所自也。意原壤是時猶可以告。故叩脛而告之。是亦教者之一術也。一本云。聖人之教人。必使之自幼而習於小學之事。蓋孫弟乃學之本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闕黨童子。意者其將命有若成人。故或人疑其爲求益者也。夫子之意。以爲童子當爲童子之事而已。童子坐則隅。不敢居於位也。行則左右。不敢與先生並行也。今居位而並行。是不止乎童子之所習。而自進乎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以求益乎。故以爲欲速成者而已。如物之生。循其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成。則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所以長愛敬之端。而防敖惰之萌。使之循而有進也。其可忽諸。

癸巳論語解卷第八

衛靈公篇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夫子之在衛，靈公雖無道，然亦嘗側聞夫子之所趣矣。願方以問陳爲言，與夫子之意可謂背馳。夫子所以答之者，則以己之所學者在此而不在彼，以其不合也。故明日而行焉。夫自春秋之時言之，諸國以強弱爲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疑若不急者矣。曾不知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夫天秩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爲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協力一心，尊君親上，其強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獨曰俎豆之事者，俎豆之於禮教，猶陳之於軍旅，對其間陳之辭也。蓋俎豆雖有司之事，然實理之所寓而教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俎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者，於其所爲，一日而不敢安者矣。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子路之慍，以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乎？夫子答之之意，以爲命之不齊，君子小人皆有窮也。特君子能守而小人流於濫爲異耳。濫者，汎溢之稱。言失其守也。怨天尤人，有動於中，則將失其守矣。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賜之學博矣。夫子欲約之也。故進而語之。多學而識之。固賜之所以觀聖人者。賜聞斯言而遽曰非與。知夫子將有以告己也。亦可謂達矣。告之以予一以貫之。使之極夫體之所該而用之所宗也。所謂約我以禮者與。雖然。學必博而後可歸於約。多學而識之。固學者所當從事也。若遽欲躐等以進。夫一貫之妙。而於所謂博以文者。曾有所未習焉。是爲終於窮大失居而已。夫子之告子貢與告曾子。理則一而告之之意則有異也。於參也。所以達其至於賜也。所以迪其歸。二子所造。蓋有淺深。故所以告之之意不同。然在教者之當其可。則亦一也。此亦子貢初年時事耳。至於論夫子之得邦家者。則所謂一貫之理。蓋識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者鮮。以其踐履之未至。故不能真知其味。夫子以此告子路。使之勉進於德。而不以聰明強力爲可恃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曰。無爲而治。又曰。夫何爲哉。蓋敍典秩禮。命德討罪。莫非天也。舜何所爲於其間哉。恭己以正南面而已。恭己則奉順而不失也。正南面云者。猶云以是居正位而已。獨稱舜者。禮樂法度。至舜而備。人見其制作之盛。而不知其本無爲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篤敬者，敦篤於敬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恆，以是而行，何往而不可？故雖居蠻貊之邦，亦可行也。蓋人雖不己知，而在己者亦未嘗不行焉。若夫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妄而已。故雖州里，亦有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使之存乎忠信篤敬之理也。存之不素，而欲保之於言行之間，難矣。存而不舍，則見於言行者，斯不違焉。如是而後可以行也。子張書諸紳，請事而不敢忘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可以謂之直而已。然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之卷而懷之，則能因時而屈伸者也。故謂之君子，然比於用則行，舍則藏者，則猶有卷而懷之意，未及乎潛龍之隱見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不可，非知者孰能審之？失人則非所以成物，失言則非所以成己。然非所以成物，是亦有害於成己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人莫不重於其生也，君子亦何以異於人哉？然以害仁則不敢以求生，以成仁則殺身而不避，蓋其死

有重於生故也。夫仁者，人之所以生者也。苟虧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爲哉？曾子所謂得正而斃者，正此義也。志士志於仁者，與仁人淺深雖有間，然是則同也。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器利則事善，所事者賢，所友者仁，爲己者之先務也。若所事與所友汎而不知擇，則其亡焉者不自知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聖人監四代之事而損益之，以爲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綱也。其綱見於此，而其目則著於春秋。以此答顏淵，惟顏子可以與於斯也。放鄭聲，遠佞人，亦爲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難防，故重言曰：「鄭聲淫，佞人殆。」聖人每致戒於斯者，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以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放鄭聲，遠佞人，而後四代之法度可以興行而無斁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慮之不遠，其憂卽至，故曰近憂。易於履霜卽曰堅冰至，以見其憂之在近也。慮患於履霜之初，則有以弭憂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世之誠於好德者鮮，夫子所以歎道之難行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位於朝者。以薦賢相先爲義。既知其賢而不與立。是冒居其位而已。故爲竊據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厚者。敦篤也。躬則自厚。而責望於人則薄。其所處豈不有餘裕乎。然則何怨之有。孟子所謂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小人不篤之已。而責於人者深。其心未嘗須臾而得其平也。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侯氏曰。天下之事。當防微杜漸於未然之前。故不曰如之何。若至於已然橫流極熾。無可奈何之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故曰。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之益。爲夫講習於義理也。若終日相處。不及於義。而徒以小慧爲能。非惟無益。反有損矣。故曰難矣哉。蓋義者天理之公。小慧則才知之私而已。不講求義理之歸。而相高以私知。其損豈不大乎。故小慧之行。義之賊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義以方外。是義爲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爲體。蓋物則森然具於秉彝之內。此義之所以爲體也。必有是體。而後品節生焉。故禮所以行此者也。其行之也。以遜順。則和而不失。故遜所以出此者也。而信者又

所以成此者也。蓋義爲體，而禮與遜所以爲用，而信者又所以成終者也。信則義行乎事事物物之中，而體無不具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無能者非他也，病夫履行之無其實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有是實則有是名，名者所以命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諸，非謂求名於人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君子無適而非求諸己，小人無適而非求諸人。求諸己則德日進，求諸人則欲日肆。君子小人之分蓋如此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而所求者亦反諸己而已。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此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矜莊以自持，則易以不和而失於爭，羣居而相與，則易以有比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己嚴而不失其和，故矜而不爭，君子非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其公，故羣而不黨。惟敬者爲能處此而弗失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以言舉人。則行不踐者進矣。此固不可也。然而雖使小人言之而善。亦不害其爲善言也。以人廢之。則善言棄矣。故君子雖不以言舉人。而亦不以人廢言。公心無蔽也。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人之患莫大於自私。恕者。所以克其私而擴公理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之方也。是所當終身而行之者。極其至。則仁也。忠。恕。體用也。獨言行恕者。蓋於其用力處言之。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誰毀誰譽。謂吾於人。初無毀譽之意也。而有所譽者。必有所試。因其有是實而稱之。春秋之時。風俗雖不美。然民無古今之異。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亦斯民也。順理之謂直。可毀可譽。在彼循其理而已。先王命德討罪。亦若是也。不云如有所毀譽。而獨言譽者。聖人樂與人爲善之心也。且必有所試而後譽。則其毀抑又可知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有馬借人乘之。己雖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習之。史有闕文。以待來者。其意亦猶是也。言始猶及見。而今則亡。歎風俗之日趨於薄也。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之亂德。以其不本於誠實也。小不忍之亂大謀。以其輕發於血氣也。故進德者以謀言爲先。當大

事者以忍性爲本。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如孟子於仲子、匡章，是已。故衆之好惡，君子必察焉。取於衆而察於獨，理斯無蔽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道不遠人，願充之何如耳。充盡其道，卽是聖人。故曰：人能弘道，然道非於衆人之身而不足，而於聖人之身有餘也。道固自若耳。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改則其過亡矣。若過而不改，則其過常存，斯爲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學原於思，思固所以爲學也。然思至於忘寢與食，而不以學濟之，則亦爲無益也。學者所以習而行之也。習而行之，則其思爲益矣。此章非以思爲無益也，以思而不學則無益耳。聖人固不爲無益之思也。卽已而言，所以教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謀道與食之心不兩存也。謀者，思慮營爲之也。耕本爲求飽而已，豈望餒哉？而豐荒之不齊，則餒存焉。譬之學者，本爲求道而已，豈望祿哉？而上之人知而舉之，則祿存焉。學者不求祿之心，如耕者之不望餒，可也。重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惟憂道，故謀道惟不憂貧，故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知及乎此，而仁不能守，此則未能保之於己也。仁能守之，則在己者實矣。又須莊以涖之，而後內外相成，而無弊。而又欲動之以禮，然後爲盡善。動之以禮者，以禮教民，風動之也。此雖統言爲政之道，至此而後善，然所以成己亦一而已。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者測知，而可以當其大者。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之。大受，如學者之學聖人，有爲者之當大任，是也。小人用過其量，則敗矣，而其小有才知，亦不可廢也。君子而小知，則不盡於用。小人而大受，則必敗於事，此其爲任賢使能之異也。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夫民所以不肯爲仁，若是其甚者，其故何哉？私欲蔽之也。能克其私，則其於仁也孰禦。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夫子嘗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於此又明不讓於師之義。蓋道不遠人。爲之在己。雖所尊敬。亦無所與讓。聖人勉學者。使之用其力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貞於義也。諒者。執小信也。貞於義。則信在其中。若但執其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蓋貞於義者。公理所存。而執小信者。私意之守而已。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者。主於敬其事而已。官有尊卑。位有輕重。而敬其事之心。則一也。後其食。猶後獲之意。然則爲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爲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爲主也。若曰爲貧而仕。食焉而已。違卹其事。則失其義矣。

子曰。有教無類。

人所稟之質。雖有不同。然無有善惡之類。一定而不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莫而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其有氣類之不可變者乎。然堯之子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卒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君子以義。小人以利。義利之所趨不同。烏能相爲謀乎。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於達意則止。蓋過是則爲徇於辭而反害於實故也。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道無往而不存。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師冕之見及階則告之階。及席則告之席。既坐則歷告之。以在坐者。蓋待瞽者之道。當然爾。子張竊窺而有問焉。夫子以爲固相師之道。辭則近而意亦無不盡矣。事事物物莫不有其道。蓋所當然者。天之所爲也。夫以一日之間。起居則有起居之道。飲食則有飲食之道。見是人則有待。是人之道。遇是事則有處。是事之道。道不可須臾離也。一失所宜。則爲廢。是道矣。是故君子戰兢自持。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惟懼其失之也。夫惟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之隨形。蓋無往而非是矣。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楨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孔注。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由求以伐顓臾之事告。而夫子首呼求以語之。豈求在季氏之間爲用事者耶。社稷臣。謂在吾疆土之內而主事者。冉有以夫子之不善是也。則以爲是季孫之意而已。夫子責之。以爲人之相。不能扶持其顛危。則安所用之。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楨中。豈得歸過於他人。主之者實任之耳。冉子至此無所遁其情。則言顓臾當取之意。意實欲之。而不曰欲之。更爲之辭。以文其事。君子之所疾也。夫季氏增植其私家。其意非特懼顓臾爲子孫憂而已也。蓋欲廣土地而利其有耳。夫子告之以爲國之常道。蓋有國者不以狹土少民爲患。患澤之不能均耳。不以貨財不足爲患。患民情之不安耳。若施均一之政。則百姓足。而何不足之憂。若有以和協之。則人情得。而何寡之慮。有以安輯之。則上下寧。而何傾危之至。此蓋爲國能邇之道也。近者悅而遠者來矣。而猶有不服焉。則益求之於己。修文德而已。文德。仁也。於其來也。則亦安之而已。蓋主於使遠近俱安而已。此乃爲國家者之常道也。使季氏爲魯國之政。而率是道。則遠敢崇私門。弱公室。爲分外之舉。以失民心乎。求也爲相。既不能使之修德以來遠人。而其近

亦日以攜散而莫能守。乃欲動干戈以逞其欲。夫季氏卿也。而上僭其君。其下觀之。亦將不奪不厭。是徒以顛史爲子孫憂。而不知禍之起於蕭牆。蓋有理之必然者矣。冉有但知爲宰者當任其家事。而昧於幾微。暗於遠大如此。斯爲具臣而已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己。而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己爲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網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若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以竊之於諸侯。而陪臣亦可以竊之於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也。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者。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政出於一也。庶人不議者。民志定於下。而無所私議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斯言發於魯定公之世。蓋魯自宣公賴襄仲以立。而三家始盛。專制魯國之賦。而祿去公室矣。又一世而政悉移於大夫。自成公而下。爲國君者拱手聽命而已。孔子於祿去公室。政在大夫。而知三桓子孫之必微。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而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憚

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也。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乎此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得不日益乎。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爲柔者。辟則容止足恭。柔則每事卑屈。佞則巧言爲悅。是三者友之。則使人日趨於驕惰。焉得不日損乎。自天子至於庶人。皆當謹乎此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節禮樂者。進反之義。樂節禮樂。則足以養中和之德。樂道人之善。則足以擴公恕之心。樂多賢友。則足以賴輔成之功。是烏得不日益乎。樂驕樂。則長傲。樂佚遊。則志荒。樂宴樂。則志溺。烏得不日損乎。損益之原。存於敬肆而已。驕樂。以驕矜爲樂也。宴樂。以宴安爲樂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者不能然也。不然。鮮不蹈此三愆者矣。言未及而言。欲言之意先之也。故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故謂之隱。未見顏色之相接也。而遽發言。是又甚於躁者。冥行而已。故謂之瞽。察言而觀色。所以爲達也。與。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人有血氣，則役於血氣。血氣有始終盛衰之不同，則其所役亦隨而異。夫血氣未定，則動而好色。血氣方剛，則銳而好鬪。血氣既衰，則歉而志得。凡民皆然，爲其所役者也。於此而知戒，則義理存。義理存，則不爲其所役矣。此學者所當警懼而不忘者也。至於成德之君子，固有以化其血氣之私，然戒心亦未嘗不存也。此放鄭聲、遠佞人，孔子所以告顏子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畏天命，奉順而不敢逆也。畏大人，尊嚴而弗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惟恐違也。然而是三言主於畏天命。蓋其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亦以其知天命之可畏而已。小人不知天命之所存，是以冥行而莫之畏。不畏天命，則其狎大人，侮聖人之言，亦無所不至矣。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或曰：孟子謂說大人則藐之，與斯言有異乎？孟子之言，謂當正義以告之，不當爲其勢位所動耳。若夫尊嚴之分，則固未嘗不存也。言各有所指耳。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生知、學知、困知，中庸言及其知之則一者，言其終所至之同也。此有三等之分者，言其始所進之異也。生知者，天稟所鍾之全粹，不待學而自知義理也。其次則必學而後知。又其次困而後反於學，困而學

雖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則一者。以夫人性之本善故耳。若困而不學。則是自暴自棄。斯爲下愚矣。然而生知學知。困學其至。雖一而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焉。玩諸古聖賢。則亦可見矣。孔注。困。謂有所不通。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當乎此。則畏乎此。天理之所由擴。而人欲之所由遏也。然而九者。要當養之於未發之前。而持之於既發之後。不然。但欲察之於流。而收之於暫。則多見其紛擾而無力矣。楊氏曰。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故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與見得。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

見善如不及。徒義之速也。見不善如探湯。惡不仁之甚也。此篤於自好者能之。至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其退也。所以安其義之所安。而其進也。所以推其道於天下耳。蓋其所達之道。卽其所求之志也。此大人之事。故曰未見其人也。舉夷齊而言。夷齊所謂能求其志者也。先以齊景公爲言。以見求志者非有慕乎外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

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聖人竭兩端之教。於親疎賢愚無以異也。其告門人。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而此語伯魚。亦先之以學詩。次之以學禮。學之序固當然也。不學詩。無以言。易其心。而後能言也。不學禮。無以立。謹其節。而後有立也。陳亢初疑伯魚之有異聞。及聞斯言。乃亦夫子之所以教門人者。故有遠其子之言。謂不私其子也。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則亦可見其薰陶之所得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正名之意也。其名雖是。而可亂其實乎。春秋之時。以妾母爲夫人者多矣。其甚則以妾爲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爲者。又其甚則有若魯昭之娶同姓者。其實之乖一至於此。然則君之稱夫人。夫人之自稱。與夫邦人及異邦之人稱之。其得安乎哉。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歟。

癸巳論語解卷第九

陽貨篇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夫子之見己。以夫子之不往也。則歸豚焉。欲夫子之來拜也。在禮當往拜。則烏得而不往。時其亡者。則不欲見之也。遇諸塗。則有不得避焉。貨三問而應之如響者。貨蓋不可與言者。故申不已之意。而遜辭以答之。然懷寶而迷邦。誠不可謂之仁。好從事而亟失時。誠不可謂之知。夫子誠未嘗不欲仕者。特非其道則不可耳。是則言雖遜而理亦未嘗枉也。此待惡人之道。若他人。遜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傷於辭危。聖人從容酬酢。其含蓄中節如此。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乎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實亦未嘗不相近也。不相近。則不得爲人之類矣。而人賢不肖之相去。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者。則因其清濁厚薄之不同。習於不善而日遠耳。習者。積習而致。

也。善學者克其氣質之偏，以復其天性之本，而其近者亦可得而一矣。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上知則不淪於下，下愚則不達於上。苟非上知下愚，則念不念之分固可得而移也。上知下愚一存於氣稟乎？曰不然。上知固生知之流，然亦學而可至也。均是人也，雖氣稟之濁，亦豈有不可變者乎？惟其自暴自棄而不知學，則爲安於下愚而不可移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莞爾而笑者，聞弦歌而喜也。割雞焉用牛刀者，謂其治小以大也。君子學道則有以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亦和順以服事其上，故易使。夫子聞子游之語，恐學者疑於前言，以寡國小民爲可忽也。故告二三子以子游之言爲是，而謂前言爲戲之辭，氣抑揚之間，豈弟和平，無非教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弗擾之召，夫子謂其不徒然者，以其肯召聖人，恐有悔過自新之意也。自周之東，君臣上下之分日以陵夷，故諸侯逼天子，大夫制諸侯，而陪臣畔大夫，此東周之爲也。如使聖人得用，必以正名爲先，固將反東周之爲，而復西周之舊，則夫公山弗擾其得爲今日之事乎？子路之不說，懼其汙也，不知使

聖人而誠可往。則其撥亂反正固有道矣。或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其志不在於克亂以權耶？其能強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爲東周亦未可知也。夫弗擾不稟命於公而輒畔其大夫，逆也。欲以是而克亂，是謂以亂易亂而反加甚焉。後世亂臣賊子所以借虛名而爲篡奪之計者也。若夫子意其如是而欲往，則是聖人可陷而可罔也。其說失之矣。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徧可知矣。然恭其本與。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此君子守身之常法也。至於磨不磷，涅不緇，在聖人然後可以言此。蓋堅之至，則磨而不磷矣。白之至，則涅而不緇矣。故楊氏曰：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者幾希矣。然而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夫子皆嘗欲往而卒不往何也？其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爲之事，而卒不往者，則知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爲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子路蓋不悅乎弗擾之召矣。及佛肸之召，而復有言焉。則以夫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安，故問辨之不敢釋，抑可謂善學矣。然而子路之不悅，在子路之分則當然。蓋子路以己處聖人而

未能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學所以明善也。不知學。則徒慕其名而莫知善之所以爲善矣。好仁不好學之蔽。如欲力行自守以爲仁。而不知學以明之。則其所行所守。未免於私意。適足以爲愚而已。至於好知不好學。則用其聰明而不知約之所在。故其蔽蕩。好信不好學。則守其小諒而不知義之所存。故其蔽賊。好直不好學。則務徑情而不知含蓄。故其蔽絞。絞者。訐而已。好勇不好學。則犯難而不知止。故其蔽亂。好剛不好學。則務勝而不知反。故其蔽狂。是六者本爲達德善行。而不好學。則非所以爲德行。而反以自蔽。學如行大道。日闢而通也。不學如守暗室。終窒而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興。謂興己之善觀。謂觀人之志。和平而無邪。故可以羣。親切而不傷。故可以怨。溫柔敦厚。深篤乎人倫之際。故邇可以事父。遠可以事君。而又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是則詩其可以不學乎。張子曰。止言事父事君。舉其重者言之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爲周南召南者。謂躬行周南召南之實也。天下之事。未有不本於齊家。必如周南召南所述室家之事。

而後爲家齊。由此而達之，則無所不可行。若爲之不從此始，則動有隔礙。雖尺寸亦不可以推而行也。故曰：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然而未有不修身而家齊者。故欲爲周南召南者，又以修身爲先。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固所以行禮也。鐘鼓固所以爲樂也。謂玉帛鐘鼓爲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乎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莫非吾情文之所寓。不然，特虛器而已。所謂本者，反諸吾身而求之，則知其不遠也。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小人，謂在下之小人。言君子而色厲內荏，則其爲欺與小人之爲穿窬者無以異也。尹氏曰：色剛厲而內柔荏，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孟子答萬章之問，詳之矣。惟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爲賊夫德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聞善者存而體之，則其德蓄聚。若徒以資談說而已，則於德何有哉。是棄之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患得患失者。以得失爲事也。其所爲患得者。乃計利自便之心。惟其有是心。故旣得則患失矣。其患失之心。乃患得之心也。未得則患得。旣得則患失矣。若是則凡可以勿失者。皆在所必爲。而亦何所不至哉。自古亂臣賊子。其初亦豈敢違有篡弑之萌。惟其患失之心。蹉跌至此。故夫未得則患得。旣得則患失。患失則無所不至。履霜堅冰。馴致其道也。然則計利自便之萌。是乃弑父與君之原也。聖人謂爲鄙夫者。蓋區區惟己私之徇。不亦鄙乎。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疾生乎氣稟之偏。狂而肆者。過於進爲也。矜而廉者。廉隅露見也。愚而直者。直情徑行也。此雖偏而爲疾。然猶爲疾之常。至於狂而放。則流而爲蕩。矜而爭。則溢而爲忿戾。愚而銜直。則變而爲詐。是蓋世衰俗敝。則習益遠故也。言疾則固爲偏。而今也併與古之疾而亡之。則抑甚矣。古者三疾。學則可瘳也。至於今之疾。悖理亂常之甚。蓋難反矣。然困而能學。亦聖人之所不棄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解已見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以其似是而非。有以惑人之觀聽。是以聖人惡之。利口所以覆邦家者。蓋變亂事實。使是非邪正率皆

紊亂邦家所由傾覆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言本以明理也。聖人恐學者但求於言而反以支離也。故有予欲無言之歎。子貢從而問焉，亦可謂達矣。所謂四時行，百物生者，天道之流行無息也。天雖不言，而何隱哉？聖人亦何隱哉？動靜語默之間，無非至理之所在也。再曰：天何言哉，所以發之者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之不見，疑在棄絕之域矣。取瑟而歌，使將命者聞之，是亦教誨之而終不棄也。聖人之仁，天地生物之心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人子之致哀於其親，蓋其心之不可以已者。先王制禮，為之過不及之節，而斷之以三年，是謂天之則也。宰我論喪禮而欲止乎期，孔子反復告之，以女安則為之。夫其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果何哉？以其有所不忍於心故也。宰我聞夫子斯言而出，其必有以隱於中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飽食而無所用心。則放越而莫知其極。凡惡之所由生也。博奕雖不足道。然方其爲之意專乎此。比之放越而莫知其極者。猶爲愈焉。此章大抵言無所用心。則長惡爲可畏耳。

子路曰。君子尙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君子尙義不尙勇。蓋尙勇則徒知勇之務。而或至於犯義者有之。尙義則義之所當爲。勇固在其中矣。亂。謂亂常理也。盜。謂盜其上也。君子小人。以在上在下者爲稱。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君子者。惟其愛人。故惡稱人之惡者。爲其薄也。惟其順德。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爲其逆也。惟其循理。故惡勇而無禮者。爲其陵犯也。惟其達義。故惡果敢而窒者。爲其冥行。一本作妄動也。此惡不善之公心。亦天下之通義也。子貢之惡。惡其近似而害於知勇與直者也。子貢惡乎此。所以檢身者。抑可知矣。徼。孔注云。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陰質。小人陰類。其所望於人者常深。故難養。知其難養如此。則當思所以待之之道。其惟和而有制。與夫不惡而嚴乎。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者，有不善而見惡於人也。此又甚於無聞者。方其壯時，猶不能用力以矯厲，則終於淪棄可知矣。此警懼學者使之激昂自進於早也。

微子篇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者，皆當其時，於其身處之盡其道者也。其立紂之朝，所以維持宗社之心至矣。而有不得已焉，則自靖以獻於先王，詳味微子一篇，則可見三子之所爲深切至到者矣。孔子皆稱爲仁，以其不失夫性之理故也。一作以其中誠惻怛，克盡其道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仕則仕，黜則黜，而未嘗枉其道也。若枉道，則害於和之理矣。至於孔子道不行，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亦去，雖周行天下而未嘗苟仕也，則與下惠異矣。下惠謂焉往而不三黜，則所以期於斯世者，亦幾於不恭矣。此篇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以明其趨之一。下文又詳著孔子之事，以見聖人之爲至焉。如楚狂、耦耕、荷蓀之徒，則陷於一偏而不足以知聖人者，夷齊而下，雖各得其道而未盡其至者，故終之以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蓋於是無以加矣。此孟子集大成之意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景公計量所以待之輕重。是與孔子事道之意違矣。程子曰：季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季孟之間，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不係待之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今好色而亡敬賢之心，則道之不行可見矣。是以去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接輿之意，蓋欲夫子隱居以避世耳。觀其知鳳德之衰，且辭氣舒而不迫，其人天資亦高矣。夫子意其可以告語，欲與之言，其趨而辟，蓋匿其聲迹而已。於是見其隘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夫子使子路問津，亦察其容止之有異也。長沮謂是知津矣，此譏夫子周行天下之已久也。桀溺之意，則以爲當世滔滔一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己所爲，言其徒勞爾。故以夫子爲辟人之士，謂其道不合而後去也。以己爲辟世之士，謂舉世不得而親之也。夫子憮然者，以其與吾意異也。夫人不可與鳥獸

同羣。常與斯人爲徒耳。以天下之無道也。故欲從而變易之。使天下而有道。則何事於變易乎。必如桀溺之意。以其無道而辟之。則將去人之類。與鳥獸同羣。而後爲可耳。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蓑。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其意以謂吾知勤四體。分五穀之爲道耳。植杖而芸。亦不迫矣。子路聽其辭氣。見其容止而敬之。拱而立。未知所言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以食。而復見其二子。則其爲人蓋有餘裕而疑非遂絕世者也。故夫子以爲隱者。而使子路反見之。欲有以告語之也。至則行矣。則惟恐人之已知。故行以避焉。其隘可知也。子路所云。殆述夫子之意云爾。義者宜也。故宜莫大於君臣。故以不仕爲無義。丈人之見二子。長幼之節。不可得而廢者也。其不可得而廢者。非以其性之所有乎。長幼之節。既不可廢。則夫君臣之義。又烏得而廢之乎。彼蓋欲潔其身。而不知亂倫之害於人道爲大也。君子之仕。豈爲他哉。行吾義而已。道之不行。君子豈不知乎。而汲汲於斯世者。固有不可以己者也。此篇所載。楚狂耦耕荷蓑。此四人皆素隱者。然就其中荷蓑其差高乎。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

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七人者皆爲逸民。而制行則異。亦有淺深之不同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其清之至歟。下惠少連雖立於惡人之朝。未免乎降志辱身。然道則未嘗枉也。故言不失於倫理而行不違其慮。思此所謂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者也。至於虞仲夷逸。則又其次也。放言者謂其言放而不拘也。異乎中倫者矣。然而其持身亦合於清者之所爲。而其退而廢也。亦非素隱行怪之爲。有合於權。爲可取也。若夫孔子之無可無不可。則異乎七子者之撰矣。無可者。不以可爲主也。無不可者。不以不可爲主也。其曰無者。言其不存於中也。然則夫子之心果何如哉。當可則可。當不可則不可。大而化之。其惟天乎。若夷齊之心。則未免有不可。若下惠少連。則未免有可也。故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而已。

大師縶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始者樂失其次。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踰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四言者。反復而言之。皆當在所篤也。篤乎此。則君國子民之本立矣。不施其親。尹氏曰。親者不失其

爲親是以無所施。此說爲安。大臣既用之。則當聽其言而使得行其道。其可使怨不吾以乎。故舊無大故。則不棄絕之。大故必得罪於國與民者也。然曰不棄而已。非私以爵祿也。無求備於一人。於一夫之身而求備。非特失用才之道。而亦非所以養德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騏。

張子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故謂之八士。

癸巳論語解卷第十

子張篇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見危則致命。見得則思義。決擇於義利之際也。祭則思敬。喪則思哀。篤於本也。其可已矣者。猶云若是可謂士矣。楊氏曰。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士曰致命。曰見得。蓋致命則力爲之。不如授命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弘則進德有地。信道篤則志道不回。苟其不然。雖有爲善之心。亦若存若亡。不能爲有亡也。程子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包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其說是。蓋交有淺深。二子論交。各爲一義。不可廢也。若但與之汎然交際而已。則固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若與之爲朋友之交。則當與其可者而拒其不可也。但拒之之辭微過甚耳。然而在學者之分。則子張之言未若子夏之嚴也。而遽非子夏之說。且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所不容。其言若以成德自居者。此亦其堂堂氣象也與。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堯舜之道。天下之達道也。非堯舜之道。皆小道而已。小道亦各有所長。非無可觀也。然以致遠。則必有弊而不可以行。致遠。謂推之天下與來世也。君子之學。豈但爲目前計哉。亦期以遠而已。則夫小道者。宜君子之不爲也。然惟其有可觀。故可以惑人。人惑之。謂見其近利云耳。若以致遠存心。則烏能惑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致其知而不舍。故其知日新。保其有而不違。故其有常存。此之謂好學。日知其所亡。謂日知其所未有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不可便以此爲仁。而仁不外是也。惟從事於此而不計其獲。則循序而有至。蓋不可以欲速而臆度也。聖門論仁。大抵如此。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居肆。所以成其事也。君子務學。所以致其道也。致者。極其至也。蓋道本不離人。然自未合者言之。非用力以致之。則不能有諸躬耳。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有過則改之而已。小人恥過而憚改。故必文。文謂飾非以自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望之儼然，敬而重也。卽之也，溫和而厚也。聽其言也，厲約而法也。夫其望之儼然，若不可得而親也。及其卽之，則溫焉。卽之也，溫若可得而親也。而聽其言則厲焉。其爲三變，豈君子之強爲之哉？禮樂無斯須而去身，故其成就發見如此。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在使民，諫君之先。民信則心誠服矣。君信則志意交矣。然所爲信者，在乎篤之己者何如耳。易曰：有孚盈缶，夫使民而民以爲厲己。諫君而君以爲謗己，是在我孚信未篤而已。若舍己而尤人，不亦殆乎？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大體也。小德，節目也。君子所存，大體固有定，而至其酬酢之際，用權以取中，初無一定之執。故未嘗不同歸焉。如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與，可以無與之類是也。然而斯言以大德不踰閑爲本，必大德不踰閑而後小德可以出入。蓋其出入未嘗不在其閑之中。故曰可也。不然，本之不立，而謂出入爲可，是小人之無忌憚而已。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篇所載子夏之言。無非切要。而此章尤爲能發明聖門之閫奧。孰先傳。孰後倦。謂君子教人。具有次序。蓋其道本末一致。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豈有以爲可後而倦不傳。但學者資質聞見如草木區分不同。故所得有淺深之異。而君子之道本末實一致耳。故曰焉可誣也。若夫始末兼舉而無餘憾。則是聖人矣。非學者事也。今夫小子習爲洒埽應對進退之事。是之謂小學。由是而致其知。則存乎其人。是之謂大學。至於充之而盡。亦初不離乎洒埽應對進退之閒。若以此爲末而別求所謂本。則是析本末爲二體。形而上者與形而下者不相管屬。其爲弊蓋有不勝言矣。以子游久在聖門。而其差猶若此。甚矣論學之難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成己成物之無二致也。古之人學以終其身。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其從容暇裕如此。終始於學而無窮已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主於哀。致者。自盡之謂。若毀生滅性。則是過乎哀者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雖有高明之見。卓絕之行。謂之難能則可。而不害其爲未仁也。堂堂氣象。所以爲難與並爲仁也歟。蓋是道也。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子。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爲

難與並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以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以爲難能，特曰爲之不易云耳。蓋父之臣與父之政，必善矣，固當奉而篤之。若不幸而有悖於理，害於事，則當察而更之，是乃致其誠愛於親也。孟莊子之所以終不改者，意者其事雖未爲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害事之甚與？故有取其不忍以改也。蓋善而不改，乃其常耳，不必稱難能；惡而不改，則是成父之惡，不可稱難能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先王之於民，所以養之教之者，無所不用其極，故民心親附其上，服習而不違，如是而猶有不率焉，而後刑罰加之，蓋未嘗不致哀矜惻怛也。若夫後世禮義衰微，所以養之教之者，皆蕩而不存矣。上之人未嘗心乎民也，故民心亦渙散而不相屬，以陷於罪戾而蹈於刑戮，此所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方是時，任士師之職者，獄訟之際，其可以得情爲喜乎？蓋當深省所以使民至於此極者，以極其哀矜之意焉，可也。嗟乎！後世治獄之官，每患不得其情，苟得其情，則喜矣。夫豈知哀矜而勿喜之味哉！能存此心。

則有以仁乎斯民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下流，如川澤是也。川澤處卑，衆水畢萃。紂之不道，可謂極矣。其曰不如是之甚者，言其始亦未至若是之甚，惟其爲不善，而天下之惡將皆歸之，是以若此其極也。書稱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而飛廉惡來之徒皆集於朝，不善之積，日累月成，以至於貫盈，是豈不猶川澤所居者下而衆水皆歸之者乎？故君子惡居下流，強爲善而已矣。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人皆見之者，君子不以文飾掩蔽其過也。日月之食，旋而復矣，無損其明也。故君子改過不吝，而德愈光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萬理盈於天地間，莫非文武之道。道初無存亡增損，在人所識何如。賢者則識其大者，不賢者則識其小者，人人莫不有文武之道也。至於庶民耕田而鑿井，仰事而俯育，文武之道，亦何嘗無乎？然則夫子焉往而非學，惟善之主，而初無嘗師也。此其所以備斯文之大全，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卽此意耳。特以文武爲言者，以文王武王以來，其傳至於孔子故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所造愈深。則人愈難識。而況於聖人之爲至乎。非得其門而入者。何由知其蘊也。雖然。武叔亦豈真能窺子貢者哉。使其果能之。則其於夫子之道。望乎牆仞。當知起尊敬之心。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子貢善喻。如宮牆日月之喻。皆可謂切矣。夫邱陵固可踰。太山雖高。然猶有可踰之理。至於日月之行天。則孰得而踰之哉。人之議日月者。初何損於日月之明。徒爲自絕於日月而已矣。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子貢以日月喻聖人之不可踰矣。復以天之不可階而升。喻聖人之不可及。尤爲切至矣。蓋大而化之。非復思勉所及。學者至此。無所用其力。是豈不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乎。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至誠。感無不通也。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無不得其所者也。其猶萬物之於天乎。子貢知足以知此。其所造亦深矣。

堯曰篇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以其德當天心。故知天之曆數在其躬。允執其中。事事物物皆有中。天理之所存也。惟其心無所倚。則能執其中而不失。此所謂時中也。君之所爲安樂者。以民故也。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若四海困窮。則天祿亦永終矣。聖人之相授。凡以天人之際而已。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程子謂曰。字上脫一湯字。有罪不敢赦。謂桀得罪於天。不敢稽天命而不討。然凡天下之人。莫非帝之臣。其善惡不可蔽也。則何敢專。顧帝所眷命。何如爾。己有罪。則不以及萬方。萬方有罪。則歸之於己。此其自列以聽天命之辭。公天下之心如此。然則其有天下也。亦何與於己哉。周有大賚。惟善人之是富。雖有周至親。不如仁賢。如周公雖至親。亦以尊賢之義爲重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是武王公天下之心。與成湯無以異也。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業也。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權量者。法度之所由出也。故不可不先謹。法度審。則綱紀定。廢官修。則事無曠。此政之所以行而無弊也。興滅國。不欲忘其先之功德也。繼絕世。不忍墜人之宗祀也。舉逸民。不使賢才以遐遺也。是三者。民心之所願而民望之所歸。此民之所以歸心也。以民食爲重。則人務本而有以厚其生。以喪祭爲重。則民卹終而有以哀其死。凡此皆爲政之綱紀也。而行之則有本焉。下四者是也。寬則民有所措。故得衆。信則民願爲之役。故民任。敏則無失時之患。故有功。公則順天下之好惡。故說。然是四者之中。公又爲本也。此亦孔子之所常言。帝王爲治之要。門人并記於此。亦春秋示百王大法之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孔子論爲政之方。莫詳於此。故門人復以附前章之後。姑息以予民。則惠而費矣。若因其所利而利之。如制之田產。教之樹畜。通工易事之類。皆是也。是則其爲惠均平。而何費之有。使之不以其道。則勞而怨矣。以逸道使民。則何怨之有。凡動於己私者。皆貪也。若所欲者仁而已。則何貪之有。君子之所以自處者。安裕。故常泰然。而無所不敬也。故不驕。若夫以勢位智力自恃。則驕。驕則不泰矣。正衣冠。尊瞻視。

臨之以莊也。持身如是之嚴。故人望而畏之。而非以威加人也。故威而不猛。若夫有使人畏己之心。則猛而反害於威矣。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施於人者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然而欲仁。又其本歟。不教而殺。謂未嘗有教以先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虐之而已。不戒告而視其成。是暴之而已。令慢而其期則欲必至。是賊之而已。三者皆不仁者之爲也。猶之與人當予則與之耳。若爲政。但知守出納之吝。而不知施舍之宜。是有司之事耳。尸其政而但爲有司之事。豈不失爲人上之道乎。此不知者之爲也。失人心而召禍亂。未必不由此。故亦居四惡之一焉。尊五美而屏四惡。則政日新而無斁矣。五美之後。必繼之以四惡之防。聖人之戒深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所論命。謂窮通得喪之有定也。不知命。則將徼倖而苟求。何以爲君子乎。知命則志定。然後其所當爲者可得而爲矣。禮者。所以檢身也。不知禮。則視聽言動無所持守。其將何以立乎。知體。則有履踐之實矣。知言。如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情實之所存。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不差矣。此三者學者之所宜先切要之務。必以是爲本。而後學可進。不然。雖務於窮高極遠。而終無所益。門人以此終論語之書。豈無旨哉。

吾家自前明遜志先生以經術教授鄉里。詩書遺澤幸無失墜。所著遜志錄、歸閒集、性理纂言、毛詩特解等。鵬惜聞其名而未見其書。卽一世祖忠獻公勳業爛如。而所著論語解亦散佚不可攷。經義考僅傳其目四卷而已。惟南軒先生論語解十卷爲朱子集注所采。流傳於世。與太極通書等並垂不朽。甲子夏仲。兄出篋中是編授鵬。鵬敬謹校錄。梓入叢書。庶幾沐浴世澤。永藏家塾。並以見遜志先生之承先啓後。坊表儒英。其來有自云。乙丑春日。裔孫海鵬謹識於傳望樓。



廿八年五月十九日
發行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解語論已癸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張 栻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 沈抱東 謝雨秋)
榮

*E八二五

不



83
4
487